



特 別  
^21  
4254  
3

文語  
1279





^21  
4254  
3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97-71>

第七卷

賣油郎獨占花魁

年少爭跨風月場中波瀾偏多有錢無貌意難知有貌無錢不可 就是有錢有貌還須



這首詞名爲西江月是風月機關中撮要之倫常言道妓愛俏媽愛鈔所以子弟行中有了潘安般貌都通般錢自然上和下睦做得烟花寨內的大王死來會上的主盟雖然如此還有個兩字兒叫做幫襯幫者如鞋之有幫襯者如衣之有襯但凡做小娘的有一分所長得人襯貼就當十分若有短處曲意替他遮護更兼低聲下氣送暖偷寒逢其所喜避其所嫌以情度情豈有不愛之理這叫做幫襯風月場中只有會幫襯的最討便宜無貌而有貌無錢而有錢假如鄭元和在卑田院做了乞兒此時囊篋俱空容顏憔悴李亞仙於雪天遇之便動了一個惻隱之心將繡鞋包裹裹美食供養與他做了夫妻這豈是愛他之錢戀他之貌只爲鄭元和誠懇知時善於幫襯所以亞仙心中捨他不得你只看亞仙病中想馬板腸湯喫鄭元和就把個五花馬殺了取腸煮湯奉之只這一節上亞仙如何不念其情後來鄭元和中了狀元亞仙封做泃国夫人蓮花落打出萬言策卑田院變做了白玉樓一床錦被遮蓋風月場中反爲美談這是

運退黃金失色

時來鐵也生光

今古奇觀

卷七

話說大宋太祖開基太... 位歷傳真仁英神皆共是七代帝王都則偃武修文民安國泰到了徽宗道君皇帝信任蔡京高俅楊戩朱勛之徒大興苑囿專務游樂不以朝政爲事以致萬民嗟怨金虜乘之而起把花鈿般一個世界弄得七零八落直至一帝蒙塵高宗泥馬渡江偏安一隅天下分爲南北那得休息其中數十年百姓受了多少苦楚正是

甲馬遠中立命

刀鎗隊裏爲家

殺戮如同戲耍

捨棄便是生涯

內中單表一人乃汴梁城外安樂村居住姓華名善渾家阮氏夫妻兩口開個糧食舖兒雖則糶米爲生一應柴炭茶酒油鹽雜貨無所不備家道丰頗善渾年過四旬止生一女小名叫做瑞琴自小生得清秀更且資性聰明七歲上送在村學中讀書日誦千言十歲時便能吟詩作賦曾有閨情一絕爲人傳誦詩云

珠簾寂寂下金鉤

香鴨沉沉冷畫樓

移枕怕驚鴛鴦宿

挑燈偏惜蕊雙頭

到十二歲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若題起女工之事飛針走線出人意長此乃天生伶俐非教習之所能也華善因爲自家无子要尋个养女婿來家靠老只因女兒靈巧多能難乎其配所以求親者頗多都不曾許不幸遇了金虜猖獗把汴梁城圍困四方勤王之師雖多宰相主了和議不許斬殺以致虜勢愈甚打破了京城劫了二帝那時城外百姓一個個亡魂喪膽耆老扶幼棄家逃命却說華善渾家阮氏利十二歲的女兒同一般逃难的苦者包裹結隊而走這个忙忙如棄家之天急急如漏網之魚擔擔擔擔苦北行誰是家鄉

叫天叫地叫祖宗誰願不逢離虜正是寧與太平天莫作離亂人正行之間誰想離子到不曾遇見却逢著一隊敗殘的官兵看見許多逃难的百姓多苦得有包裹假意叫喊道轎子來了沿路放起一把火來此時天色將晚嚇得衆百姓落荒亂竄雨我不相顧敗兵就乘機掄掠若不肯與他就殺害了這是亂中生亂苦上加苦却說華氏瑞琴被亂軍冲突跌了一交爬起来不見了爹娘不敢叫喚躲在道傍古墓之中過了一夜到天明出外看時但見滿目風沙死屍橫路昨日同時避難之人都不知所往瑞琴思念父母痛哭不已欲待尋訪又不認得路徑只得望南而行哭一步推一步約莫走了二里之程心上又苦腹中又餓望見土房一所想必其中有人欲待求乞些湯飲及至向前却是破敗的空屋人口俱逃難去了瑞琴坐於土牆之下哀哀而哭自古道無巧不成話恰好有一人從牆下而過那人姓卜名喬正是華善的近隣平昔是个游手游食不守本分慣吃白食用白錢的主兒人都稱他是卜大郎也是被官軍冲散了同夥今日獨自而行听得啼哭之声慌忙來看瑞琴自小相認今日遇難之際舉目無親見了近隣分明見了親人一般即忙收淚起身相見問道卜大郎可曾見我爹媽麼卜喬心中暗想昨日被官軍搶去包裹正沒處尋天生這碗衣服送來與我正是奇貨可居便扯个謊道爾爹和媽尋爾不見好生痛苦如今前面去了吩咐我道倘或見我女兒千萬帶了他來送還了我許我厚謝瑞琴雖是聰明正當先可奈何之際君子可以其欺方遂全然不疑隨着卜喬便走止是

情知不是伴

事急且相隨

卜喬將隨身帶的乾糧把些與他喫了吩咐道爾爹媽連夜走的若路上不能相遇直要過江到建康府方可相會一路上同行我權心爾當女兒爾權叫我做爹不然只道我收留迷失子女不當穩便瑤琴依允從此陸路同水路同舟爹女相稱到了建康府路上又聞得金兀朮四太子引兵渡江眼見得建康不得寧息又聞得康王即位已在杭州駐劄改名臨安遂趁船到潤州過了蘇常嘉湖直到臨安地而暫且飯店中居住也虧卜喬自汴京至臨安三千餘里帶那琴瑤琴下來身邊藏下些散碎銀兩都用盡了連身上外蓋衣服脫下准了店錢止剩得琴瑤琴一件活貨欲行出脫訪得四湖上烟花王九媽家要討養女遂引送九媽到店中看貨選錢九媽見瑤琴生得標致講了財禮五十兩卜喬兌足了銀子將瑤琴到王家原來卜喬有智在王九媽前只說瑤琴是我親生之女不幸到爾門戶人家須是款款的教訓他自然從順不要性急在瑤琴面前又只說王九媽是我至親權時把爾寄頓他家待後從容訪知爾爹媽下落再來領爾以此瑤琴欣然而去

可憐絕世聰明女

隨落烟花羅網中

王九媽新討瑤琴將他渾身衣服換個新鮮藏於曲樓深處終日好茶好飯去將息他好言好語去溫暖他瑤琴既來之則安之住了幾日不見卜喬回信思量爹媽喚着兩行珠淚問九媽道卜大叔怎不來看我九媽道那卜大叔瑤琴道便是引我到爾家的那卜大叔九媽道他說是爾的親爹瑤琴道他姓卜我姓華遂把行梁逃難失散了爹媽中途遇見了

卜喬引到臨安并卜喬哄他的說話細述一遍九媽道原來他地是個孤身女兒無脚債我索性與你說了罷那姓卜的把爾賣在我家得銀五十兩去了我們是門戶人家靠著粉黛過活宗中雖有三四個養女並沒個出色的愛爾生得齊整把做個親女兒相待待爾長成之時包爾穿好喫好一生受用瑤琴聽說方知被卜喬所騙放聲大哭九媽勸解良久方止自此九媽將瑤琴改做王美一家都稱爲美娘子教他吹彈歌舞無不長成一十四歲嬌豔非常臨安城中這富家公子慕其容貌都備着厚禮求見也有愛清標的聞得他寫作俱高求詩求字的日不離門弄出天大的名聲出來不叫他美娘子他做花魁娘子西湖上子弟編出一雙掛枝兒道那花魁娘子的好處 小娘中誰似得王美兒的標致又會寫又會畫又會做詩吹彈歌舞都餘事常把西湖比西子就是西子比他也還不如那個有病的湯著他身兒也情願一個死

只因王美有了個盛名十四歲上就有人來講梳弄一來王美不肯一來王九媽把女兒做金子看成見他心中不允分明奉了一道聖旨並不敢違拗又過了一年王美年方十五原來門戶中梳弄也有個規矩十三歲太早謂之試花皆因楊兒愛財不願痛苦那子弟也只博個虛名不得十分暢快取樂十四歲謂之開花此時天癸已至男施女受也當當時到十五謂之摘花平常人家還算年小惟有門戶人家以爲過時王美此時未曾梳弄西湖上子弟又編出一雙掛枝兒來 王美兒似木瓜空好看十五歲還不會與人湯一湯有名

無至成何幹便不是石女也是二行子的娘若还有个好儿的羞也如何熬得這些時  
王九媽听得這些風声怕坏了門面來劝女兒接客王美執意不肯說道要我客時除非  
見了親生爹媽他肯做主時方纔使得王九媽心裏又惱他又捨不得難爲他捱了好些時  
偶然有個金二員外大富之家情願出三百兩銀子梳弄美娘九媽得了這主大財心生一  
計與金二員外商議若要他成就除非如此如此金二員外意會了其日八月十五日只說  
請王美湖上看潮請至舟中三四個幫閒但其中之人情拳行令做好做歡將美娘灌得  
爛醉如泥扶到王九媽家樓中臥於床上不省人事此時天氣和暖又沒幾層衣服媽兒親  
手伏侍剝得他赤條條任憑金二員外行事金二員外那話兒又非兼人之具輕的摸開  
兩股用些涎吐弄將進去比及美娘夢中覺痛醒將轉來已被金二員外弄得發了欲待掙  
扎爭奈手足俱軟絲他輕薄了一回直待綠暗紅飛方始雨收雲散正是

雨中花鏡方開罷

鏡裏蛾眉不似前

五鼓時美娘酒醒已知鴛鴦計破了身子自憐紅顏薄命遭此強橫起來解手穿了衣服  
自向床邊一個斑竹榻上朝著裏壁睡了暗垂淚金二員外又走來親近被他劈頭劈臉  
孤有幾個血痕金二員外好生沒趣推到天明對媽說我我去也媽兒要留他時已自出  
門去了從來梳弄的子弟早起時媽兒進房賀喜行戶中都來稱慶還要喫幾日喜酒那子  
弟多則住一二月最少也住半月二十日只有金二員外侵早出門是從來未有之事王九

媽連叫暗裏披衣起身上樓見美娘臥於榻上滿眼流淚九媽要陪他上行連聲招一多  
不是美娘只不開口九媽只得下樓去了美娘哭了一日茶飯不沾從此托病不肯下樓連  
客也不肯會面了九媽心下焦躁欲待把他凌虐又恐他烈性不從反冷了他的心腸欲待  
絲他不是要他賺錢若不接客時就弄到一百些也沒用躊躇數日無計可施忽然想起有  
个結義妹子叫做劉四媽時常往來他能言能語與美娘甚說得着何不接取他來下個說  
詞若得他回心轉意大大的燒個利市當下叫保兒去請劉四媽到前樓坐下訴以衷情劉  
四媽道老身是個女隨何誰陸賈說得羅漢思情憐娥想嫁這件事都在老身上九媽道  
若得如此做姐的情願與爾磕頭爾多喫杯茶去免得說話時口乾劉四媽道老身天生這  
副海口便說到明日還不乾哩劉四媽喫了幾杯茶轉到後樓只見樓門緊閉劉四媽輕  
的問了一下叫聲佳女美娘聽得是四媽聲音便來開門兩下相見了四媽靠桌坐下而坐  
美娘傍坐相陪四媽看他早上鋪著一幅細絹畫得個美人的臉兒還未嘗著色四媽稱  
贊道畫得好真是巧手九阿姐不知怎生樣造化偏生遇著爾這一個伶俐女兒又好人物  
又好技藝就是堆上幾千兩黃金滿陸安走遍可尋出個對兒麼美娘道休得見笑今日真  
風吹得姨娘到來劉四媽道老身時常要來看爾只爲家務在身不得空閒爾得爾茶喜梳  
弄了今日偷空而來特與九阿姐叫喜美兒聽得提起梳弄二字滿面通紅低著頭不來  
答應劉四媽知他害羞便把椅兒擡上一步將美娘的手兒牽著叫聲我兒做小娘的不是

今古奇觀

卷七

四

個軟殼雞蛋怎的這般嫩得樂似你怎地怕羞如何賺得大主銀子美娘道我要銀子做甚  
四媽道我兒爾便不要銀子做娘的看得爾長大成人難道不要出本自占道靠山喫山靠  
水喫水九阿姐家有幾個粉頭那一個趕得上爾的脚跟來一團瓜只看得爾是個瓜種九  
阿姐待爾也不比其他爾是聰明伶俐的人也須識些輕重爾得爾自梳弄之後一個客也  
不肯相接是甚麼意兒都像爾的意時一家人口似蠶一般那個把桑葉喂他做娘的柏舉  
爾一分爾也要與他爭口氣兒莫要反討衆了頭們批點美娘道他批點怕他地劉四媽  
道阿呀批點是個小事你可曉得門戶中的行徑麼美娘道行徑便怎的劉四媽道我們門  
戶人家喫著女兒穿著女兒用著女兒像像討得一個像樣的分明是大戶人家置了一所  
良由美產字紀幼小時已不得風吹得大到得梳弄過後便是田產成熟日日指望花利到  
手受用前門迎新後門送舊張郎送米李郎送菜往來熱鬧纔是個出名的姊妹行家美娘  
道羞答答我不做這樣事劉四媽掩着口格的笑了一聲道不做這樣事可是認得爾的一  
家之中有媽也做主做小娘的若不依他教訓動不動一頓皮鞭打得爾不生不死那時不  
怕爾不走他的路兒九阿姐一向不難為你只可憐爾聰明標致從小嬌養的受爾的廉  
耻存爾的体面方纔告訴我許多話說爾不識好歹放著鴻毛不知輕頂著磨子不知重心  
下好生不悅教老身來勸爾也若執意不從惹他性起一時翻過臉來罵一頓打一頓爾待  
走上天去凡事只怕個起頭若打破了頭時朝一頓暮一頓那時放這這痛苦不遇只得接

待心

家却不把千金贖價弄得低微了還自被姊妹中笑話依我說爾稱已自落在他井裏掙了  
起了不如千歡萬喜倒在娘懷裏落得自己快活美娘道我是好人家兒女誤落風塵倘得  
婦娘主張從良勝造九級浮圖若要我倚門獻笑送舊迎新寧甘一死決不情願劉四媽道  
我兒從良是個有志氣的事怎麼說道不該只是從良也有幾等不美娘道從良有甚不  
同之處劉四媽道有個真從良有個假從良有個苦從良有個樂從良有個趣好的從良有  
個沒奈何的從良有個了從良有個不了的從良我兒耐聽我分說如何叫做真從良大  
凡才子必須佳人佳入必須才子方成佳配然而好而多磨磨往來之不得幸然而兩下相逢  
爾貪我愛割捨不下一個願討一個願嫁好像捉對的鸞娥死也不放這個謂之真從良怎  
麼叫做假從良有等子弟愛著小娘小娘却不愛那子弟水安不願嫁他他把個家字兒吐  
他心熱撒漫使錢比及成交却又推故不就不就有一等痴心子弟明曉得小娘心腸不對他  
偏要娶他回去拚著一主大錢動了媽兒的火不怕小娘不肯勉強進門心中不願故惹不  
守家規小則撒潑放肆大則公然偷漢人家容留不得多則一年少則半載依舊放他出來  
爲娼接客把從良二字只當個換錢的題目這個謂之假從良如何叫做苦從良一般樣子  
弟愛小娘小娘不愛那子弟却被他以勢凌之媽兒懼禍已自許了做小娘的身不緣主舍  
浪而行一人喚回如南之深家法又嚴控頭不得半妾半婢忍死渡日這個謂之苦從良如  
何叫做樂從良做小娘的正當擇人之際偶然思文個子弟見他情性溫和稔熟當足又曰

大娘子與善無方無過指望他日過門與他生育就有十傳之分以此嫁他個日前安通日後出身這個謂之樂從良如何叫做好的從良做小娘的風花雪月受用已勾趣這處名之下求之者眾任我揀擇個十分滿意的嫁他急流勇退及早回頭不致受人怠慢這謂之從好的從良如何叫做沒奈何的從良做小娘的但氣從良之意或因官司逼迫或因強權欺騙或因債負太多將來賠償不起忍口氣不論好歹得嫁便嫁買靜求安滅身之法這謂之沒奈何回從良如何叫做從良小娘年老者之際風波歷盡剛好過個老成的孤者兩下志同道合收繩捲索白頭到老這個謂之從良如何叫做故不了的從良一般你貪我愛火熱的跟他却十一時之真沒有個長算或者母長不容或有大娘妬忌開了幾場錢回媽家追取原價又有個家道凋零他活苦守不過依舊出來謀生這謂之不了的從良美娘道如今奴家寧從良還是怎地好劉四媽道我有老身教爾個萬全之策美娘道若蒙教道死不忘恩劉四媽道從良一事八門為洋况且爾女子已被人捉弄過了就是今夜嫁人叫不得個黃花女兒千錯萬錯不該落於此他這就是爾命中所招了做娘的費了一片心機若不幫他幾年趨過手把銀子怎肯放你出門還有一件便要從良也須揀個好主兒這些真嘴真臉的難道就跟他不成你如今一個客也不接曉得那個該從那個不該從假如你執意不肯接客做娘的沒奈何尋個肯出錢的主兒賣你去做妾這也做從良那主兒或是年老的或是貌醜的或是一字不識的木偶你却不差對了一世比著把爾料在木裏

還有快通的一聲響討得秀人叫一聲可惜依著老身愚見還是俯從人願憑著做娘的接容似爾這般才貌等閒的料也不相自披無非是王孫公子貴客家門也不礙莫了爾一來風花雪月趁著年少受用二來作成媽兒起個家三來爾自己也可續下些私房免得日後求人過了十年五載退個知心看意的說得來話得投那時老身與爾做媒好摸好樣的嫁去做娘的也放得兩下可不兩得其便美娘聽說做笑而不言劉四媽已知美娘心中已動了便道老身句句好開話你依著老身的話時後來還要感感我哩說罷起身王九媽伏於樓門之外一句都聽得的美娘送劉四媽出房房而種著了九媽滿面羞慙縮身進去王九媽隨著劉四媽再到前樓坐下劉四媽道姪女十分執意被老身左說右說一塊硬鐵看看看溶做熬汁你如今快快尋個覆帳的主兒他必然肯就那時做妹子再來賀喜王九媽連連稱謝是日備飯相待盡醉而別後來西湖上子弟們又有隻掛枝兒單說那劉四媽說辭一節云 對四媽爾的嘴舌兒好不利害便是女隨何處陸賈不信有這大才說著長這著短全沒些被欺就象醉夢中被爾說得醒就是聰明的被爾說得呆好個烈性的姑姑也被爾說得他心地改

再說王美娘自聽了劉四媽一席話見思之有理以後有客求見欣然相接覆帳之後寬容如市推三頂五不得空閒聲價愈重每一晚白銀十元自爾爭我奪王九媽越了若干錢鈔歡喜無限美娘也留心要揀個意心滿足的急切難得正是



易求先價實

唯覓有情入

話分兩回再說臨安城清波門裏有個開油店的朱十老三年前過繼一個小厮也是汴京逃難來的姓秦名重母親早喪父親秦良十三歲上將他賣了自己在上天竺去做香火朱十老因年老無嗣又新死了媽媽把秦重做親子看成改名朱重在店中學做賣油生理初時父了坐店甚好後因十老得了腰痛的病十眠九臥勞碌不得零招個夥計叫做那權在店相幫光陰似箭不覺四年有餘朱重長成一十七歲生得一表人才雖然已冠尚未娶妻那朱十老家有個使女叫做蘭花年已二十之外有心看上了朱小官人幾遍的到下鈎子去勾搭他誰知朱重是個老實人又且蘭花醜陋朱重也看不上眼以此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那蘭花見勾搭朱小官人不上別尋主願就去勾搭那夥計那權是望四之人沒有老婆一拍就上兩個暗地偷情不止一次反怪朱小官人礙眼思量尋事過他出門那權與蘭花兩個裏應外合使心設計蘭花便在朱十老面前假意撒謊說小官人幾番調戲好不老實朱十老平時與蘭花也有一手未免有枯酸之意那權又將店中賣下的銀子藏過在朱十老面前說道朱小官在外賭博不長進權裏銀子長次短少都是他偷去了初次朱十老還不信接連幾次朱十老年老糊塗沒有主意就喚朱重過來責罵了一場朱重是個聰明的孩子已知那權與蘭花的計較本待分辨惹起是非不小萬一老者不聽枉做惡人心生一計對朱十老說道店中生意淡薄不捱得一人如今讓那主管坐店孩兒情願挑擔子

出去賣油賣得多少每月納還可不是兩重生意朱十老心下也有許可之意又被那權說道他不是要挑擔出去幾年上偷銀子做私房身邊積蓄有餘了又怪爾不與他走親心中怨恨不願在此相幫要討個出場自去娶老婆做人家哩朱十老嘆口氣道我把他做親兒子把他重打發出門寒夏衣服和被窩都教他拿去這也是朱十老好處朱重料他不肯耽留拜了西拜大哭而別正是

孝已殺身因諺語

申生喪命為讒言

親生兒子猶如此

何怪螟蛉受在窠

原來秦良上天竺做香火不會對兒說知朱重出了朱十老之門在眾安橋下賃了一間小小房兒放下被窩等件買著鎖兒鎖了門便往長街短巷訪求父親連去數日全沒消息沒奈何只得放下在朱十老家四年赤心忠良並無一毫私蓄只有臨行時打發這三兩銀子不勾本錢做什麼生意好左思右量只有油行買賣是熱的這些油坊多會與他熟識油還去挑個賣油擔子是個穩當的路當道下置辦了油擔家火剩下的銀兩都交付與油坊取油那油坊裏認得朱小官個老實人況且小官年紀當初坐店今朝挑擔上街因那夥計挑擔他出來心中甚是不平有心扶持他只揀個清的上好淨油與他稱腳上又明讓些下朱重得了這些便宜自己轉賣與人也放些寬所以他的油比別人分外容易出脫每日儘有些利息又且儉嗛吃用積下東西來置辦些日用家業及身上衣服之類並無妄

今古奇觀

卷七

七

廢心中只有一件事未了牽掛父親思想向來叫做生重誰知我本是姓秦倘父親來尋訪之時也沒有個因緣遂復姓爲秦說話的假如上一等人有前程的要復本姓或其子孫過朝廷或關白禮部太學國學等衙門將冊籍改正衆所共知一個賣油的復姓之時誰人曉得他個道理把盛油的桶兒一面大大寫個秦字一面寫汁梁字二字將此桶做個標識使人一覽而知以此臨安市上曉得他本姓都呼他爲秦賣油時值二月天氣不暖不寒昭慶寺僧要起個九晝夜功德用油必多遂挑了油担來寺中賣油那些和尚們也聞知秦賣油聞知昭慶寺之名他的油比別人又好又賤單單作成了所以一連這九日秦重只在昭慶寺走動正是

刻薄不賺錢

忠厚不折本

這一日是第九日了秦重在寺出脫了油挑了空磨出寺其日天氣晴明游人如蟻秦重遠河而行遙望十景塘桃紅柳綠湖內畫船簫管往來游玩觀之不足玩之有餘走了一回身子困倦轉到昭慶寺右邊至個寬處將擔兒放下坐在一塊石上歇腳近側有個人家面湖而住金漆繡門裏面朱欄內一叢細竹未知堂室何如先見門庭清整只見裏面三四個戴巾的從內而出一個女娘後面相逐到了門首兩下把手一拱說聲請了那女子竟進去了秦重定睛觀之此女容貌嬌麗體態輕盈目所未觀准准的呆了半個身子都酥麻了他原是個老實小官不知有烟花行徑心中疑惑正不知是什麼人家方在凝思之際只見門內又走出個中年的媽媽同著一個垂髫的丫頭倚門觀看那媽媽一眼瞧著油擔便道阿呀

方纔要去買油正好有油担子在這裡何不與他買些了撥取了油瓶出來走到油担子邊前叫聲賣油的秦重方纔知覺回言道沒有油了媽媽要用油待明日送來那丫頭也識道數個字看見油擔寫個粗細字就對媽媽道那賣油的姓秦媽媽也聽得人閒講有個秦重油做生意甚是忠厚遂吩咐秦重道我家每日要油用你肯挑來時與爾做個主顧秦重得承媽媽作成不敢有慢那媽媽與丫頭進去了秦重心中想道這媽媽不知是那女娘的什麼人我每日起到他家賣油莫說賺他利息圖個飽看那女娘一回也是前生福分正欲挑擔走只見兩個轎夫擡著一頂青絹幔的轎子後邊跟兩個小廝飛也似跑來到了其家門首歇下轎子那小廝走進裏面去了秦重道却又作怪看他接什麼人少頃之間只見兩個丫頭一個捧著猩紅的氈包一個拿著湘妃竹攢花的拜匣都交付與轎夫放在轎座之下那兩個小廝平中一個抱著琴囊一個捧著幾個手卷脚上掛碧玉簪一枝跟著起初的女娘出來女娘上了轎轎夫擡起望大路而去了轎小廝俱隨轎步行秦重又得細觀一番心中愈加疑惑挑了油擔洋洋的去不過幾步只見臨河有一個酒館秦重每常不喫酒今日見了這女娘心下又歡喜又氣悶將擔子放下走進酒館揀個小座頭坐了酒保問道客人還是請客還是獨酌秦重道有上好的酒拿來獨飲三杯時新菓子一兩碟不用葷菜酒保道酒時秦重問道那邊金漆繡門內是什麼人家酒保道這是齊衙內的花園如今王九媽住下秦重道方纔看見有個小娘子上轎是什麼人酒保道這是有名的粉頭叫做王九媽

人都稱爲花魁娘子他原是汴涼人流落在此吹彈歌舞琴棋書畫件件皆精來往的都是大頭兒要十兩放光纔宿一夜哩可知小可的也近他不得當初住在湧金門外因樓房狹窄齊舍人與他相厚半載之前把這花園借與他住秦重聽得說是汴涼人觸了個鄉里之念心中更有一倍光景吃了數杯還了酒錢挑了擔子一路走一路的肚中打穩道世間有這樣美貌的女子落於娼家豈不可惜又自家暗笑道若不落於娼家我賣油的怎生得見又想一想越發痴起來了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若能這等美人樓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又想一想道呀我終日挑這油擔子不過日進分文怎麼想這等非分之事正是痴癡夢在陰溝裏想著天鵝肉吃如何到又想一想道他相和的都是公子王孫我賣油的縱有了銀子料他也不會接我又想一想道我聞得做老鴛的專要錢鈔就是個乞兒有了銀子他也就肯接了何況我做生意的青青白白之人若有了銀子怕他不接只是那里來這幾兩銀子一路上胡思亂想自言自語道天地間有這等痴人一個做小經紀的本錢只有三兩却要挑十兩銀子去嫖那名妓可不是個春夢自古道有志者事竟成他千思萬想想出一個計策來他道從明日爲始逐日將本錢扣出餘下的積攢上去一日積得一分一年也有三兩六錢之數只消三年這事便成了若一日積得三分只消了年半年若再多得些二年也差不多了想來想去不覺走到家裏開鎖進門只因一路上想著許多閑事回來看了自家的床鋪慘然無歡連夜飯也不要吃便上了床這一夜翻來覆去牽掛著美人那裏離

得著

只因月貌花容

引起心猿意馬

捱到天明爬起来就裝了油擔煮早飯吃了鎖了門挑著擔子一徑走到王九媽家去進了門却不敢直入舒著頭往裏面張望王九媽恰纔起床還蓬著頭正分付保兒買飯菜秦重認得聲音叫聲王媽媽九媽往外一張見是秦重油笑道好忠厚人果然不失信便叫他挑擔進來稱了一瓶約有五斤多重公道還錢秦重並不爭論王九媽甚是歡喜道這瓶油只勾我家兩日用但隔一日爾便送來我不往別處去買了秦重應說挑擔而出只恨不會遇見花魁娘子且喜扳下主顧少不得一次不見二次不見三次不見只是一件特爲王九媽一家挑這許多路來不是做生意的勾當這昭慶寺是順路今日寺中雖然不做功德難道尋常不用油的我且挑担去問他若板得各房頭做個主顧只消走錢塘門這一路那担油儘勾出脫了秦重挑擔到寺內問時原來各房和尚也正想著秦重賣油來得正好多少不等各各買他的油秦重與各房約定也是隔一日便送油來用這一日是個雙日自此日爲始但是單日秦重別街道上做買賣但是雙日就走錢塘門這一路一出錢塘門先到王九媽家裏以賣油爲名看花魁娘子有一日會見也有一日不會見不見時費了一場患想便見時也只添了一層思想正是

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恨此情無盡期

再說秦重到了王九媽家多次家中大大小小沒一個不認得是秦賣油時光迅速不覺一

年有餘日大口小足揀足色細絲或積三分或積二分再少也積下一分湊得幾銀又打換大塊頭日積月累有了一大包錢子零星湊集連自己也不知多少其日是單日又值大雨秦重不出去做買賣看了這一大塊銀子心中也自喜歡趁今日空閑且把去上一上天平見個數目打個油傘走到對門傾銀舖裏借天平兌銀那銀匠好不輕薄想著賣油的多少銀子要架天平只把個五兩頭等子與他還怕用不著須細理秦重把銀包解開都是散碎銀兩大凡成錠的見少散碎的就見多銀匠是小輩眼孔極淺見了許多銀子別是一番面目想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慌忙架起天平搬出若大若小許多法馬秦重儘包而兌一厘不多一厘不少剛剛一十六兩之數上秤便是一斤秦重心下想道除去了三兩本錢餘下的做一夜花柳之費還是有些又想道這樣散碎銀子怎好出手拿出來了也被人看低了見成傾銀店裏方便何不傾成錠兒還覺冠冕當下兌足十兩傾成一個足色大錠再犯一兩八錢傾成水絲一小錠剩下四兩二錢之數拈一小塊還了本錢又將幾錢銀子置下襪鞋淨襪新稱了一頂萬字巾回到家把衣服漿洗得乾乾淨淨買幾根安息香薰了又薰個個晴明好日侵早打扮起來

雖非富貴豪華客

也是風流好後生

秦重打扮得齊整整取銀兩藏於袖中把房門鎖了一選望王九媽家面來那時好不高興及至到了門首愧心復萌想道時常挑了擔子在他家賣油今日忽地去做開客如何

會會

開口正在躊躇之際只聽得呀的一聲門响王九媽走將出來見了秦重便道秦小官今日怎的不做生意打扮得恁般清楚往那里去貴幹事到其間秦重只得老著臉上前作揖媽媽也不免還禮秦重道小可並無別事專來拜望媽媽那媽兒是老積年見親辨色見秦重恁般裝束又說拜望一定是看上了我家那個了頭要嫖一夜或是會一個房雖然不是個大勢主捨得搭在籃裏便是茶捉在籃裏便是蟹他錢把銀子買點菜也是好的便滿臉堆下笑來道秦小官拜望老身必有好處秦重道小可有句不識進退的言語只是不好啓齒王九媽道但說何妨且請到裏面客座中細講秦重爲賣油雖會到王家准百次這客坐裏交椅還不會與他屁股做個相識今日是個會面之始王九媽到了客坐不免分賓而坐對著內裏喚茶少頃丫鬟托出茶來看時却是秦賣油正不知什麼緣故媽媽恁般相待格格低了頭只管笑王九媽看見喝道有甚好笑對客全沒些規矩丫鬟止住笑收了茶杯自去王九媽方纔開言問道秦小官有甚話要對老身說秦重道沒有別話要在媽媽宅上請一位姐姐吹杯酒兒王九媽道難道與花酒一定要嫖了爾是個老實人幾時動這風流之興秦重道小可的積誠也非止一日九媽道我家這幾個姐姐都是爾認得的不知爾中意那一位秦重道別個都不要單單要與花魁娘子相處一宵九媽只道取笑他就彎了臉道爾出言無度莫非奚落老娘麼秦重道小可是個老實人豈有虛情九媽道糞桶也有兩個耳爾豈不曉得我家美兒的身價倒了爾賣油的窟窿不勾半夜歇錢哩不知將就揀

今古奇觀

卷七

一個遊興罷素重把頭一縮舌頭一伸道恁的好賣弄不敢動問你家花魁娘子一夜歡錢要幾千兩九媽見他說話却又回與作喜帶笑而言道那要許多只要得十兩敵絲其他東道雜費不在其內秦重道原來如此不為大事袖中摸出這禿禿裏一大定放光細細銀子遞與搗兒道這一定十兩重足色足數請媽媽收著又摸出一小定來也遞與搗兒又道這小定重有二三兩相煩備個小東望媽媽成就小可這件好事生死不忘日後再有孝順九媽一見了這定大銀已自不忍釋手又恐怕他一時高興日後沒了本錢心中懊悔也要礙他一句幾好便道這十兩銀子爾做經紀的人積德不易還要三思而行秦重道小可主意已定不要爾老人家費心九媽把這兩定銀子收於袖中道是便是了還有許多煩雜哩秦重道媽媽是一家之主有甚煩難九媽道我家美兒往來的都是王孫公子富家豪家真個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他豈不認得爾是做經紀的秦小官如何肯接爾秦重道但為媽娘恁的委曲宛轉成全其事大恩不敢有忘九媽見他十分堅心留頭一網計上心來扯開口笑道老身已替爾排下計策只看爾緣分如何做得成不要喜做不成不要怪美兒昨日在李學士家飲酒還未曾回今日是黃衙內約下遊湖明日是張山人一班清客邀他詩社後日是韓尚書的公子數日前送下東道在這裏爾且到大後日來看還有句話這幾日爾且不要來我家賣油預先留下個體面又有句話爾穿著一身的布衣布裳不似個上等賓客再來時換件綉段衣服教這些了頭們認不出爾是秦小官老娘也好與你裝說秦重道

小可一一理會說罷作別出門且款這三日生理不去賣油到典鋪裏買了一件現成半新半舊的細衣穿在身上到街坊開走演習斯文模樣正是

未識花院行藏

先習孔門規矩

去過那三日不題到第四日起個清早便到王九媽家去得太早門還未開意欲轉一轉再來這番梳扮希奇不敢到昭慶寺去恐怕和尚們批點且到十里地散步良久又走轉來王九媽家門已開了那門前却安頓得有轎馬門內有許多僕從在那里閑坐秦重雖然老實心下倒也乖巧且不進門悄悄的那馬夫問道這轎馬是誰家的馬夫道韓府裏來接公子的秦重已知韓公子夜來留宿此時還未曾別秦重復轉身到一個飯店中喚了些現成茶飯又坐了一回方纔到王家探信只見門前轎馬已自去了進得門時王九媽迎著便道老身得非今日又不得工去了恰纔韓公子拉去東庄賞早梅他是個長遠老身不敢違拗問得說來日還要到靈隱寺訪個棋師賭棋哩齊衙內又來約過兩三次了這是我家房主又見爾不得的來時或二三日內的任了去連老身也定不得個日子秦小官爾真個要嫌只索耐心再等幾時如不然前日的尊賜分毫不動要便奉還秦重道只怕媽媽不作成若還遲申無失就是一高年小可也情願著九媽道恁地時老身便好去張秦重作別方欲起身九媽又道秦小官人老身還有句話爾下次若來討信不要早來約在申牌時分有客沒客老身把個實信與爾到是越發些越好這是老身的妙用爾休錯怪秦重連聲道不

今占奇觀

卷七

十一

敢不敢這一日秦重不曾做買賣次日整理滿挑往別處去生理不走錢塘門一路每日生意做窮傍晚時分就打扮齊整到九媽家探信只是不得工夫又空走了一月有餘那一日是十二月十五日大雪西風過後積雪成山好不寒冷却喜地下乾燥秦重做了大半日買賣如前牲扮又去探信王九媽笑容可掬迎著道今日爾造化已是九九九九厘了秦重道這一厘是欠著什麼九媽道這一厘麼正上竟還不在家秦重道可回來麼九媽道今日是余大尉家賞雪筵席就備在湖船之內余大尉是七十歲的老人家風月之事已自沒分原說過黃昏送來爾且到新人房裏吃杯湯風酒慢慢的等他秦重道願媽引路王九媽引著秦重彎彎曲曲走過許多房頭到一個空房一般有床榻桌椅之類却是偏官舖的右一間是花魁娘子臥室鑽管在那裏西邊入有耳房中間房上面掛一幅名人山水香几上博山古銅爐燒著龍涎香餅兩旁書桌擺著些古玩壁上貼許多詩稿秦重愧非文人不敢細看心下想道外房如此整齊內室舖陳必然華麗今夜儘我受用十兩一夜也不爲多九媽讓秦小官坐於客位自己主位相陪少頃之閒了鬢掌燈過來擡下一張八仙桌見六盃時新菓子一架橫盒佳釀美醞未曾到口香氣撲入九媽勸盞相勸道今日衆小女都有客老身只得自陪請開懷暢飲幾杯秦重酒量本不高況兼正事在心只吃半杯吃了一會便推不飲九媽道秦小官想俄了且用些飯再吃酒丫鬢捧著雪花白米飯一喫一添放於秦重面前就是一盤雞和湯搗兒量高不用飯以酒相陪秦重吃了一盤就放筋九媽道夜

長哩再請些秦重又添了半盃鬢捏個行燈來說浴湯熱了請客官洗浴秦重原是洗過澡來的不敢推托只得又到浴室肥皂香湯洗了一邊重復穿衣入坐九媽呼撤去香盒用煖鍋下酒此時黃昏已絕昭慶弄裏的鐘都撞過了美娘尚未回來

五人何處貪歡典

等得情郎望眼穿

常言道等人心急秦重不見表子回家好生氣悶却被鴉兒夾七夾八說些風話勸酒不覺又過了一更天氣只聽外面執開的却是花魁娘子回家丫鬢先來報了九媽連忙起身出迎秦重也離坐而立只見美娘啾得大醉侍女扶將進來於門首醉眼朦朧看見房中燈燭輝煌杯盤狼藉立住脚問道誰在這房吃酒九媽道我兒便是我向日與爾說的那秦小官人他心中慕你多時的送過禮來因你不得工夫關他一月有餘了你今日幸而得空做娘的留他在此伴你美娘道臨安郡中並不聞說理有什麼秦小官人我不去接他轉身便走九媽雙手托開即忙攔住道他是個志誠好人娘不誤你美娘只得轉身跨進房門遠遠一看那人有些面善一時醉了急切叫不出來便道這個人我認得他的不是有名聲的子弟接了他被人笑話九媽道我兒這是湧金門內開油舖的秦小官人當初我攔住

今古奇觀

卷七

十二

在湧金門時想你也曾會過故此爾善爾真識認錯了做娘的見他來意志誠一時許了他不好失信爾看做娘的面上胡亂留他一晚做娘的曉得不是了明日却與爾陪禮一頭證一頭推著美娘的眉頭向美娘弄媽媽不過只得進房相見正是

千般難出度婆口

萬般難脫度婆手

憑君縱有萬千般

一進此門不是由

這些言語秦重一句句都聽得伴爲不聞美娘萬福過了坐於側首仔細看著秦重好生疑  
惑心裏甚是不悅嗔怪無言喚了鬢將執酒來斟著大鍾鴛兒只道他敬客却自家一飲而  
盡九媽道我兒醉了少喫些罷美兒那裏依他答應道我不醉一連吃上十來杯這是酒後  
之酒醉中之醉自覺立脚不住噁了幾開了臥房點上銀缸也鴛頭也不解帶脫了綉鞋  
和衣上床倒身而臥鴛兒見女兒如此故作甚不過意對秦重道小女平日慣了他事會使  
性今日他心中不知爲什麼有些不自在却不干兩事休得見怪秦重道小可豈敢鴛兒又  
勸了秦重幾杯酒秦重再三告止鴛兒送入臥房向耳傍吩咐道那人醉了放溫存些又叫  
道我兒起來脫了衣服好好的睡美已在夢中全不答應鴛兒只得去了了鬢收拾了杯盤  
之類抹了桌子叫聲秦小官人安置罷秦重道有滾茶要一壺了鬢泡了一壺滾茶送進房  
裏帶轉房門自去耳房中安歇秦重看美娘時面對裏床睡得正熟把錦被壓在身下秦重  
想酒醉之人必然怕冷又不放鴛醒他忽見欄杆上又放著一條大紅綉綉的錦被輕輕的  
取下蓋在美兒身上把銀燈挑得亮亮的取了這盞滾茶脫鞋上床睡在美娘身邊左手抱  
著茶壺在懷右手搭在美娘身上眼也不敢閉一閉正是

未曾提雨險些

也算偷香倚玉

却說美娘睡到半夜醒轉來自覺酒力不勝胸中似有滿溢之狀爬起來坐在被窩中垂  
著頭只管打乾嗝秦重慌忙也坐起來知他要吐放下茶壺用手撫摩其時良久美娘喉間  
忍不住了說時晚那時快美娘放開喉嚨便吐秦重怕污了被窩把自己這袍的袖子張開  
鋪在他嘴上方美娘不知所以盡情一嘔嘔畢還閉著眼討茶嗽口秦重下床將道袍輕輕脫  
下放在地平之上使茶壺還是暖的斟上二甌香噴噴的溫茶遞與美娘美娘連吃二盃胸  
中雖然略覺清爽身子尚自倦意仍舊倒下向裏睡去了秦重服下道袍將吐下一被的脛  
脛重重裹著放於床側依然上床掩抱似初美娘那一覺直睡到天明方醒覆身轉來兒傍  
邊睡著一人問道爾是那個人秦重道小可姓秦美娘想起夜來一事恍恍忽忽不甚記得  
真了便道我夜來好醉秦重道也不甚醉又問可曾吐麼秦重道不曾美娘這樣還好又想  
一想道我記得曾吐過的又記得也吃過茶來難道做夢不成秦重道方纔說道是曾吐來小  
可見小娘子多了杯酒也防著要吐把茶壺暖在懷裏小娘子果然吐後討茶小可斟上蒙  
小娘子不要飲了兩甌美娘大驚道真巴巴的吐在那里秦重道恐怕小娘子吐了被褥是  
小可把袖予盛了美娘道如今在那里秦重道連衣服裹著藏過在那里美娘道可憐壞了  
你一件衣服秦重道這小可的衣服有幸得沾小娘子的餘瀝美娘聽說心下想道這這  
般滋味的人心裏已有四王分歡喜了此時天色大明美娘起身下床小解看著秦重猛然  
想起是秦重油遂問道你實對我說是什麼人爲何昨夜在此秦重道承花魁娘子下問小

子怎敢妄言小可實是常來宅上賣油的秦重遂將初次看見送客又看見上轎心下想慕之極及積慮嫖錢之事備細述了一遍夜來得親近小娘子一夜三生有幸心滿意足美娘聽說愈加可憐道我昨夜酒醉不曾招接得你乾折了許多銀子莫不懊悔秦重道小娘子天上神仙小可惟恐伏侍不周但不見責已為萬幸况敢有非意之望美娘道在做經紀的人積下些銀兩何不留下養家此地不是爾來往的秦重道小可單只一身並無妻小美娘頓了一頓便道爾今日去了他日還來麼秦重道只這昨宵相親一夜已慰生平豈敢又作痴想美娘道難得這好人又忠厚又老實又且知情識趣隱隱陽着千百中難遇此一人可惜是市井之輩若是衣冠子弟情願委身事之正在沉吟之際了髮携洗捧洗進來又是兩盞姜湯秦重洗了臉困夜來未曾脫衣不用說罷吃了幾口姜湯便要告別美娘道少住不妨還有說話秦重道小可仰慕花魁娘子在傍多站一刻也是好的但為人豈不自揣夜來在此實是大膽惟恐他人知道有站芳名還是早些去了安穩美娘勸了一點頭打發了髮出房忙忙的開了箱取出二十兩銀子送與秦重道昨夜難爲了爾這銀兩了權奉爲資本莫對人說秦重那里肯受美娘道我的銀子來路容易這些須酬爾一宵之勞休得固遂若本錢缺少異日還有助爾之成那件汚穢的衣服我叫了鬚頭洗乾了還你說罷秦重道粗衣不煩小娘子費心小可自會淘洗只是領賜不當美娘道被那里話將銀子藏在秦重袖裏推他轉身秦重料難推却只得受了深深作揖捲了脫下這件醜態道袍走出房

使

門打從鴉兒房前經過保兒看見叫聲媽媽秦小官去了王九媽正在桶上解手日中叫道秦小官如何去得這早秦重道有些賤事改日特來稱謝不說秦重去了且說美娘與秦重雖然沒點相干見他一片誠心去後好不過意這一日因酒醉了容在家將息于個箇個孤老都不想到想秦重整整的想了一日有掛枝兒爲說誰竹冤家須不是串在家的子弟爾是個做經紀本分人兒那想爾會溫存能欸欸知知知意料爾不是個慎性的料爾不是個薄情的幾番待放下思量也又不學思量起

話分兩頭再說那燈在朱十老家與蘭花情熱見朱十七病發在床全無顧忌十老發作了幾場兩個商量出一條計策來夜靜更深將店中資本席卷雙雙的挑之天天不知去向次日天明十老方知及隣里出了個失單尋訪數日並無動靜深悔却當日不合爲那權所惑逐了朱重如今日久見人心間說朱重居住衆安橋下挑油賣油不如仍收拾他回來老死有葬只怕他記恨在心教隣舍好生勸他回家但記好莫記惡秦重一聞此言即自拾了家火搬回十老家裏相見之間痛哭了一場十老將舊時存費盡數交付秦重秦重自家又有二十餘兩本錢重整店面坐樓賣油因在朱家仍稱朱重不用秦字上一月十老病重醫治不效嗚呼哀哉朱重提了脚大慟如親父一般殯殮成服七七做了些好事朱家祖墳在清波門外朱重舉哀安葬喪事成禮隣里皆稱其厚德事定之後仍先開鋪原來這油鋪是個老店從來生意原好却被那權刻剝存私將主顧弄斷了多少今見朱小官在店誰



家不來作成所以生理比前越盛朱重軍身獨自急切要尋個老成幫手有個慣做中人的  
叫做金中忽一日引著一個五十餘歲的人來原來那人正是華善在汴京城外安樂村居  
住因那年避亂南奔被官兵衝散了女兒瑤琴夫妻兩日妻懷惻惻東逃西竄胡亂的過了  
幾年那日聞臨安與旺南渡人民大半安頓在彼城恐女兒流落此地特來尋訪又些消息  
身邊盤纏用盡欠了飯錢被飯店中終日趕逐無奈何偶然聽見金中說朱家油舖要尋  
個賣油幫手自己曾開過大大鋪子賣油之事都是本行況朱小官原是汴京人又是鄉里  
故此央金中引薦到來朱重問了備細鄉人見鄉人不覺感傷既然後處投奔爾夫妻兩  
口只住在我身邊只當個鄉親相處慢慢的訪著令愛消息再作區區當即取兩貫錢把與  
華善去還了飯錢連渾阮氏也領將來與朱重相見了空房安頓他夫妻在內兩口兒也  
盡心竭力內外相幫朱重甚是歡喜光陰似箭不覺一年有餘多有人見朱小官年長未娶  
家道又好做人又志誠情願自白把女兒送他為妻朱重因見了花魁娘子十分容貌等閑  
的不看眼一心要訪求個出色的女子方纔肯成親以此日復一日擔閣下去正是  
會觀滄海難為水 除却巫山不是雲

再說王美娘在九媽家盛名之下朝歡暮樂真個口厭肥甘身嫌錦繡然雖如此每遇不加  
意之處或是子弟們任情使性吃醋跳糟或自己病中醉後半夜三更沒人疼執就想起柔  
小官人的好處來只恨無緣再會也是他桃花運盡合當變更一年之後生出一段事端來  
却說臨安城中有個吳八公子父親吳岳見為福州太守這吳八公子亦從父親任上回來  
廣有金銀平昔間也喜賭錢吃酒三五兩舍走動間得花魁娘子之名會識面屢屢遣人來  
約欲要看看他美娘聞他氣質不好不願相托故推辭非止一次那吳八公子也曾和著關  
漢們親到王九媽家幾番都不曾會其時清明節屆家祭掃墓處踏青美娘因連日遊春  
因是積下許多詩畫之債未曾完得分付家中一應客來都與我辭關了房門禁起  
一爐好香擺設文房四寶方欲舉筆只聽得外面沸騰却是吳八公子領著十餘個僕來  
接美娘遊湖因見楊兒每次回他在中堂行兇打家打火直鬧到美娘房前只見房門鎖閉  
原來妓家有個回客法兒小娘躲在房內却把房門反鎖支吾客人只推不在那名貴的就  
被他哄過了吳公子是慣做這些套子怎能瞞得分付家人扭斷了鎖把房門一腳踢開美  
娘躲身不迭把公子看見不認分說教兩個家人左右牽手從房內直拖出房外來口中九  
自亂說罵王九媽欲待上前陪禮解勸看見勢頭不好只得閃過家中大小躲得沒半個  
影兒吳家僕拿著美娘出了王家大門不啻他弓鞋老小望街上飛跑八公子在後揚揚  
得意直到西湖口將美娘撥下了湖舟方纔放手美娘十二歲到王家錦綉中養成珍寶一  
般供養何曾受恁般凌辱下了舟對舟掩面大哭吳八公子全不下面皮氣忿忿的像關  
雲長單方赴會一把交椅朝外面坐很僕侍立於傍一面分付開舟一面數一數二的發作  
二個不住小賤人小娼棍不受人擡舉再哭時就討打了美娘那里怕他哭之不已舟至湖

心亭吳八公子分付擺盒在亭子內自己先上去了却分付家人叫那小賤人來陪酒美娘  
抱住了欄杆那里背去只是號啕吳八公子也覺沒興自己吃了幾杯淡酒收拾下舟自來  
杜美娘美娘雙腳亂跳哭聲愈高八公子怒教狠俊拔去簪珥美娘陪著頭迎到舟頭上就  
要投水被家童們扶住公子道爾投水便怕爾不號就是死了也只費得我幾兩銀子不為  
大事只是送爾一條性命也是罪過爾住了啼哭時我就放爾出去不難為爾美娘聽說放  
他回去真個住了吳八公子分付移舟到清波門外僻淨之處將美娘纏鞋脫下去其裏脚  
露出一對金蓮如兩條玉笋相似教狠僕扶他上岸罵道小賤人爾有本事自走回家我却  
沒人相送說罷一篙子撐開再向湖中而去正是

披琴遊鶴從來有

惜玉偷香幾個知

美娘赤了脚寸步難行思想自己才貌兩全只為落於風塵受此輕賤平昔枉自結識許多  
王孫貴客急切用他不著受了這般凌辱就是回去如何做人到不如一死為高只是死得  
沒些名目枉自享個盛名到此地位看看村店婦人也勝我十二分這都是劉四媽這個花  
嘴哄我落坑墮甕致有今日自古狂瀆薄命亦未必如我之甚越思越苦放聲大哭事有偶  
然却好朱重那日到清波門外朱十老的墳上祭掃過了打發祭物下舟自己步回從此經  
過關得哭聲上船看時雖然蓬頭垢面那王親花容從來無兩如何不認得吃了一驚道花  
魁娘子如何這般模樣美娘哀哭之際聽得聲音嘶嘶止啼而看原來正是知情識趣的秦

小官美娘當此之際如見親人不覺傾心吐膽告訴他一番朱重心中十分疼痛亦為之流  
淚袖中帶得有白綾汗巾一條約有五尺多長取出劈半扯開奉與美娘裏脚親手與他拭  
淚又與他挽起青絲再四把好言寬解善待美娘哭定忙去喚個暖轎請美娘坐了自己步  
送直到王九媽家九媽不得女兒消息在四處打探慌迫之際見秦小官送女兒回來分明  
送一顆夜明珠還他如何不喜况且揭兒一向不見秦重挑油上門多會聽得人說他承受  
了朱家的店手頭活體面又比前不同自然刮目相待又見女兒這等模樣問其緣故已知  
女兒吃了大苦全虧了秦小官深深拜謝設酒相待日已向西秦重略飲數杯起身作別美  
娘如何肯放道我一向有心於爾恨不得爾見面今日定然不放爾空去揭兒也來強留秦  
重喜出望外是夜美娘吹彈歌舞盡平生之技奉承秦重秦重如做了一個遊仙好夢喜  
得魂蕩魄消手舞足蹈夜深酒闌二人相挽就寢雲雨之事其美滿更不必言 一個是足  
力後生一個是債情女子這邊說三年後想費幾多役勞魂那邊說一載相思喜佛存  
枯皮貼肉一個謝前番鼠機合今番恩上加恩一個謝今夜纏成比前夜愛中添愛紅粉  
妓傾細粉盒羅帕留痕賣油郎打潑油瓶被窩活淫可笑村兒乾折本作成小子弄風流  
雲雨已罷美娘道有一句心腹之言與爾說爾休得推托秦重道小娘子若用得著小可時  
就起湯頭火亦所不辭豈有推托之理美娘道我要嫁爾秦重笑道小娘子就嫁一萬個也  
還不數到小可頭上休得取笑枉自折了小可的食料美娘道這話實是真心怎說取笑二

字我自十四歲被媽媽灌醉梳弄過了此時便要從良只與未曾相處得人辨好歹恐悞了終身大事反後相處的雖多都是豪榮之輩酒色之徒但知買笑追歡的樂意那有憐香惜玉的真心看來看去只有爾是個志誠君子況爾尚未娶親若不嫌我烟花賤質情願舉家齊肩白頭奉侍爾若不允之時我就將三尺白羅死於君前表白我這片誠心也強如昨日死於村郎之手沒名沒目惹人笑話說罷嗚嗚的哭將起來秦重道小娘子休得悲傷小可承小娘子錯愛將天就地求之不得豈敢推托只是小娘子千金聲價小可家貧力薄如何擺布也是力不從心了美娘道這却不妨不滿你說我只與從良一事預先積慮些東西寄頓在外贖身之費一毫不費你心力秦重道就是小娘子自己贖身平昔住慣了高堂天原享用了錦衣玉食在小可家如何過活美娘道布衣蔬食死而無怨秦重道小娘子雖然只怕媽媽不從美娘道我自自有道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兩個直說到天明原來黃翰林衙內韓尚書的公子齊大尉的舍人這幾箇相知的人家美娘都寄頓得有箱籠美娘只推要用陸贛取到密地約不秦重教他收置在家然後一乘轎子擡到劉四媽家訴以從良之事劉四媽道此事老身前日原說過的只是年紀還早又不知兩要從那一個美娘道美娘爾莫管是甚人少不得依著姨娘的言語是個真從良從良了從良不是那不真不假不絕不絕的勾當只要媽娘肯開口時不愁媽媽不允做姓女的別沒孝順只有十兩金子除與姨娘胡亂打些釵子是必在媽媽前做個方便事成之時媒禮在外劉四媽看見這金

子笑得眼兒沒縫便道自家兒女又是美事如何要爾東西這金子權時領下只當與你收藏此事都在老身身上只是你的娘把兩當搖錢之樹等閒人不聲放爾出去怕不要干把銀子那主兒可是肯出手的麼也得老身見他一見與他講通方好美娘道姨娘莫管閑事只當爾姓女自家贖身便了劉四媽道媽媽可曉得爾到我家來美娘道不曉得四媽道爾日在我家便待老身先到你家與媽媽講得通爾然後來報爾劉四媽催乘轎子擡到王九媽家九媽相迎入內劉四媽問起吳八公子之事九媽告說了一遍四媽道我何行戶人家到是養成這個半低不高的了頭盡可賺錢又且安穩不請什麼客就接了到是日日不空的姪女只與姓名大了好似塊鰲頭落地馬戲兒都要攪他雖然熱鬧却也不得自在說便十兩一夜也只是個虛名那王孫公子來一過動不動有幾個氣連連管連日好不費事跟隨的人又不少個個要奉承他有一些不到之處口裏就出粗哩噍噍的罵人還要賠損爾家火又不好告訴他家主受了若干開氣況且山人選客詩社棋社少不得一月之內又有幾日官身言些富貴子弟爾爭我奪依了張家違了李家一邊喜少不得一邊怪了就是吳八公子這一個風波嚇殺人的萬一失墜却連本送了官宦人家與他打官司不成只索忍氣吞聲今日還著爾家香烟說太平沒事一個霹靂空中過去了倘然山高水低悔之無及姪子爾得吳八公子不壞好意這要與你家素關姓女的性氣又不好不肯奉承人第一這一件乃是個惹禍之本九媽道便是這件老身好不擔憂就是這八公子也是

有名的人又不是下賤之人這了頭抵死不肯接他惹出這場大氣當初他年紀小時還聽人教訓如今有了個虛名被這些富貴子弟誇他獎他慣了他情性嬌了他氣質動不動自作自主逢著客來他要接便接他不情願時便是九牛也休想牽得他轉劉四媽道似小娘的路有些身分都則如此王九媽道我如今與你商議倘若有個肯出錢的不如賣了他去到得乾淨省得終身擔著鬼胎過日劉四媽道此計甚妙賣了他一個就討得五六個能湊巧撞得著相應的十來個也討得的這等便宜事如何不做王九媽道老身也曾算計過來那有勢有力的不肯出錢專要討人便宜及至肯出幾兩銀子的女兒又嫌好道說長說短的不肯肯有好主兒林子做媒作成則個倘若這了頭不肯時節還求爾寬撥這了頭做娘的話也不聽只爾說得他信話得他轉劉四媽呵呵大笑道做妹子的此來正為與姪女做媒爾要許多銀子便肯放他出門九媽道妹子爾是明理的人我們這行戶中只有賤買那有賤賣況且美兒數年盛名滿臨安誰不知他是花魁娘子難道三百四百就容他走動少不得要足千金劉四媽道待妹子去講若肯出這個數目妹子的便來多口若合不著時就不來了臨行時又故意問這姪女今日在那里王九媽道不要說起自從那日喫了吳八公子的虧怕也還來淘氣終日裏撞個驕子各宅去分訴前日在齊太尉家昨日在黃翰林家今日又不知在那家去了劉四媽道有了你老人家做主按定了坐盤却也不容姪女不肯萬一不肯時做妹子自會勸他只是尋得主顧來你却莫要掌班做勢九媽道一言既出

並無他說九媽送至門首劉四媽叫聽話上轎去了這纔是

數畧論黃離陸賈

說長話短女隨何

若還都像度婆口

尺水能興萬丈波

劉四媽回到家中與美娘說道我對爾媽媽如此說這般爾媽媽已肯了只要銀子見面這事立地便成美娘道銀子已會辦下明日快領千萬到我家來玉成其事不要冷了場改日又費講四媽道既然約定老身自然到宅美娘別了劉四媽回家一字不題次日午牌時分劉四媽果然來了王九媽問道所事如何四媽道十有八九只不曾與姪女說過四媽來到美娘房中兩下相叫了講了一回說話四媽道爾的主兒到了不曾那話見在那里美娘指著床頭道在這幾隻皮箱裏美娘把五六隻皮箱一時都開了五十兩一封搬出十三四封來又把些金珠寶玉算價足勾干全之數把個劉四媽驚得眼中出火口內流涎想道小兒不要說不會生發就是有幾文錢在荷包裏問時買瓜子糖兒吃兩條腳帶破了還要做媽的與他買布哩偏生九阿姐造化討得著年時賺了若干錢鈔龜出門還要這一注大財又是取諸宮中不勞餘力這見心中暗想之語却不曾說出來美娘見劉四媽沉吟只道他作難索謝慌忙又取出四疋紡紬兩股寬紋一對鳳頭玉簪放在桌上道這數件東西奉與姨娘為伐何之敬劉四媽歡天喜地對王九媽說道姪女情願自家贖身一般身價並

不短少分毫比著孤老積身更得開門從中說合費酒還要加一加二的謝他王九媽聽得說女兒皮箱內許多東西到有個曉然之色爾道却是爲何世間只有鴉兒最狠做小娘的說法些東西都送到他手裏纔是快活也有做些私房在箱籠內鴉兒曉得些風聲等女兒出門私開鎖鑰翻箱倒籠取個空只爲美娘盛名之下相交都是大頭兒替做娘拚得錢紗又且性格有些古怪等閒不敢觸他故此臥房裏面鴉兒的腳也不走進去誰知他如此有錢劉四媽見九媽顏色不喜便猜著了連忙道九阿姐你休得三心兩意這些東西就是姪女自家放下的也不是爾本分之錢他若肯花費時也花費了或是他不長進把來津貼了得意的孤老爾也那知道麼這還是他做家的好處況且小娘自己手中沒有錢鈔臨到從良之際難道赤身趕他出門少不得頭上腳下都要收拾得光鮮等他好去別人家做人如今他自家拿出這些東西料然一絲一線不費爾的心這一主銀子是你完完全全寄在腰騰裏的他就瞞身出去怕不是爾女兒倘然他揮得好時時節節那怕他不來孝順爾就是嫁了人時他又沒有親爺親娘你也還去做得著他的外邊受用處正有哩只這一套話說得王九媽心中爽然當下應允劉四媽就去搬出銀子一包包兌過交付與九媽又把這些金珠寶玉逐件指物作價對九媽道這都是做妹子的故意留下他些價錢若換與人還便宜得數十兩銀子王九媽雖同是個鴉兒到是箇老實頭但憑劉四媽說話無有不納劉四媽見王九媽收了這注東西便叫王八寫了婚書交付與美兒美兒道

美娘在此奴家就拜別爺媽出門借娘家住一兩日擇吉從良未知娘允否劉四媽得了美娘許多謝禮尙怕九媽翻悔巴不得美娘出了他門完成一事便道正該如此當下美娘收拾了房中自己的梳臺拜匣皮箱鋪蓋之類但見其兒家中之物一毫不動收拾已完隨着四媽出房拜別了假爺假媽和那姨娘行中都相叫了王九媽一般哭了幾聲美娘喚人挑了行李欣然上轎同劉四媽到他家去四媽出一間幽靜的好房頓下美娘行李衆小娘都來與美娘叫喜是晚朱重差華善到劉四媽家討信已知美娘贖身出來擇了吉日笙簫鼓樂娶親四媽就做大媒送親朱重與花魁娘子花燭洞房歡喜無限

雖然舊事風流

不減新婚佳趣

次日華善老夫婦請新人相見各相認吃了一餐開起根筵至親三口抱頭而哭朱重方纔認得是丈人丈母請他上坐去妻一人重新拜見親隣詢知無不駭然且日整備筵席慶賀兩重之喜飲酒盡歡而散三朝之後美娘教丈夫幾副厚禮分送各宅以酬其寄頓箱籠之恩并報他從良信息此是美娘有始有終處王九媽劉四媽家各有禮物相送無不感謝滿月之後美娘箱籠打開內中都是黃白之資美娘錦何止百計共有三千餘金都將匙鑰交付丈夫慢慢的買房置產整頓家當油鋪生理都是丈人華公管理不上一年把家業掙得花錦般相似鴉奴使婢甚有氣象朱重感謝天地神明保佑之德發心於各寺廟喜捨香燭一套供琉璃燈油三個月齋戒沐浴親往拈香禮拜先從昭慶寺起其他

靈應法相淨慈天竺寺以次而行就中單說天竺寺是觀音大士的香火有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三處香火俱盛却是山路不通舟楫朱重叫從人挑了一擔香燭三盞清油自己乘轎而往先到上天竺寺僧迎接上殿老香火秦公點燭添香此時朱重居移氣養移體儀容原非復幼時面目了秦公那里認得他是兒子叫因油桶上有個大大的秦字又有在梁二字心中甚以為奇也是天然濠巧剛上到天竺廟用著這兩隻油桶朱重拈香已畢秦公托出茶盤主僧奉茶秦公問道不敢動問施主這油桶上為何有此三字朱重聽得問聲帶著汗梁人的土音忙問道老香火爾問他怎麼莫非也是汴梁人麼秦公道正是朱重道你姓甚名誰為何在此出家一共有幾年了秦公把自己姓名鄉里細細告訴某年上避兵來此因無活計將十三歲的兒子秦重過繼與朱家如今有八年之遠一向為年老多病不會下山問得信息朱重一把抱住放聲大哭道孩兒便是秦重向在朱家挑油賣賣正為要訪求父親下落故此於油桶上寫汴梁秦三字做個標識誰知此地相逢真乃天與其便衆僧見他父子別了八年今朝重會各稱奇朱重這一日就歇在上天竺與父親同宿各敘情節次日又到中天竺下天竺兩個頭頭換過內中朱重乃改做秦重復了本姓兩處燒香禮拜已畢轉到上天竺要請父親到家安樂供養秦公出家已久吃素持齋不願隨兒回家秦重道父親別了八年孩兒有缺待奉况孩兒新娶媳婦也得他拜見公公方是秦公只得依允秦重將轎子讓與父親乘坐自己步行直到家秦重取出一套新衣與父親換了中

堂設坐同妻華氏雙雙拜親家華公親母阮氏齊來見禮此日大排筵席秦公不肯開堂秦重道次日隣里效鐵和賀一則新婿二則新娘子家眷團圓三則父子重會四則秦小官且宗復姓共是四重大喜一連又吃了幾日喜酒秦公不願家居思想上天竺故處清淨出家秦重不敢違親之志將銀二百兩於上天竺另造淨室一所送父親到彼居住其日用供給安月送去每月十日親往候問一年每一季同華氏往候一訪那秦公活到八十餘端坐而化遺命葬於本山此是後話却說秦重和華氏夫妻偕老生下兩個孩兒俱讀書成名至今風月中作為笑話人善於幫襯都叫做秦小官又叫賣油郎有詩為證

春來處處百花芳

揮灑紛紛競採春  
氣流不及賣油人

城裏東家多子弟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第八卷

灌園嬰晚逢仙女

連宵風雨閉柴門

欲掃蒼苔且停帚

落盡深紅只柳存  
增前點點是花痕

這首詩為惜花而作昔唐時有一處士姓崔名元微平昔好好不娶妻室隱於洛東所居庭院寬敞遍植花卉竹木構一室在萬花之中獨處於內章僕都居苑外無故不得輒入如此三十餘年足跡不出園門時值春月院中花木盛開元微自夕徜徉其間風清月朗不忍舍花而睡乘著月色獨步花叢公忽見月影下一青衣冉冉而來元微驚訝道這時節那得有女子到此問心下雖然怪異又想道且看他到何處去那青衣不往東不往西徑至元微而前深深道個萬福元微還了禮問道方郎是諸家宅眷因何深夜至此只見那女子啓一點去唇露兩行碎玉道兒家與處上相近今與女伴過上東門訪表姨欲借處士院中暫憩不知可否元微見來得奇異遂許之青衣稱謝原從舊路轉去不一時引一隊女子分花約柳而來與元微一一相見元微就月下仔細看時三圍姿容媚麗體態輕盈或濃或淡粧束不一隨從女郎盡皆妖艷正不知從那裏來的相見畢元微邀進室中分賓主坐下聞言道請問娘子姓氏一訪何姻戚乃得光降椒園一衣綠裳者答道妾乃楊氏指一穿白的道此位李氏又指一衣綠服的道此位陶氏遂逐一指示最後到一緋衣小女乃道此位姓石名阿

今古奇觀

卷八

醋我等雖則異姓俱是同行姊妹因封家十八姨數日前欲來相看不見其至夕月色甚佳故與姊妹們同往候之二來素蒙處士愛重等順便相謝元微方待酬答青衣報道封家姨至衆皆驚喜出迎元微閃過半邊觀看衆女子相見畢說道正要來看十八姨爲主人留坐不意姨至足見同心各向前致禮十八姨道屢次來看卿等俱爲使命所阻今乘閒至此衆女子道如此良夜請姨寬坐當以一尊爲壽遂授旨青衣去取十八姨問道此地可坐否楊氏道天甚醞醞極雅雅十八姨道主人安在元微趨出相見舉目看十八姨體態飄逸言詞冷洽有林下風氣近其傍不覺寒氣侵肌毛骨悚然遜入堂中侍女將桌椅已是安排停當請十八姨居於上席衆女挨次而坐元微未位相陪不一時衆青衣取到酒餚擺設上來佳餚異菓列滿案酒味醇醲其甘如飴俱非世間所有此時月色倍明室中照耀如同白日滿坐芳香幽雅襲人賓主酬酢酣醲交雜酒至半酣一紅裳女子滿斟大觥送與十八姨道見有一歌請爲歌之歌云

絳衣披拂露盈盈  
淡染胭脂一朶輕  
自恨紅顏留不住  
莫怨春風道薄情  
歌聲清婉聞者皆憮然有一白衣女子送酒道見亦有一歌歌云  
皎潔玉顏勝白雪  
况乃當年對芳月  
沉吟不敢怨春風  
自歎容華晴消歇

其音更覺慘切那十八姨性頗輕佻却又好酒多了幾盃漸漸狂放聽了二歌乃道值此芳辰美景賓主正歡何遽作傷心語歌旨又深刺予殊爲悞客須各罰以大觥當另歌之遂手斟一盃遞來酒醉手軟持不甚牢盃纔舉起不想袖在筋上一兜撲碌的連盃打翻這酒若翻在別箇身上也罷了恰恰裏盡發在阿醋身上阿醋年嬌親美性愛整齊穿的却是一件大紅縷花緞衣那紅衣最忌的是酒纔滴點其色便改怎經得這一大杯酒況且阿醋也有七八分酒意見污了衣服作色道請姨便有所求吾不畏爾跳起身往外就走十八姨也怒道小女弄酒敢與吾爲抗耶亦拂衣而起衆女子留之不住齊勸道阿醋年幼醉後無狀望勿記懷明日當率來請罪相送下階十八姨忿忿向東而去衆女子與元微作別向花叢中四散行走元微欲觀其踪跡隨後送之步急苦滑一交跌倒掙起身來看時衆女子俱不見了心中想道是夢却又未曾睡臥是鬼又衣裳楚楚言語虛虛若是人如何又倏然無影胡猜亂想驚疑不定回入堂中桌椅依然擺設盃盤一毫已無惟覺餘馨滿室雖異其事料無謂也無懼到次晚又往花中步玩見諸女子已在正勸阿醋往十八姨處請罪阿醋怒道何必更惹此老嫗有事只求處士足矣衆皆喜道妹言甚是齊向元微道吾姊妹皆住處士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當求十八姨相庇昨阿醋誤觸之此後應難取力處士倘肯庇護當有微報耳元微道某有何力得庇諸女阿醋道但求處士每歲元旦作一朱旛上圖日月五星之文立於苑東吾輩則安然無恙矣今歲已過請於此月二十一日平日



微有東風即立之可免本日之難元微道此乃易事敢不如命齊聲謝道得蒙處士慨允必不忘德言訖而別其行甚疾元微隨之不及忽一陣香風過處各失所在元微欲驗其事次日即製辦朱旛候至廿一日清早起來果然東風微拂急將旛豎立苑東少頃狂風振地飛沙走石自洛南一路摧林折樹惟苑中繁花不動元微方悟諸女皆衆花之精也緝其名阿醋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到次晚衆女各裹桃李花數斗來謝道承處士脫某等大難無以爲報願此花英可延年却老願長如此衛護某等亦可致長生元微依其言服之果然容顏少如三十許人後得道仙去有詩爲証

洛中處士愛栽花

歲歲朱旛繪采茶

學得餐英堆不老

何須更覓棗中瓜

列位莫道小子說風神與花精往來乃是荒唐之語那九州四海之中目所未見耳所未聞不載史冊不見經傳奇奇怪怪蹊蹊蹊蹊的事不知有多多少少就是張華的博物志也不過志其二虞世南的行書劇也包藏不得許多此等事甚是平常不足爲異雖然如此又道是子不語怪且闊過一邊只那惜花致福損花折壽乃見在功德須不是亂道列位若不信時還有一段灌園嬰晚逢仙女的故事待小子說與列位看官們聽若平日愛花聽了自然將花分外珍重內中或有不惜花的小子就將這話勸他惜起花來雖不能得道成仙亦可以消閒遣悶你道這話文出在那個朝代何處地方就在大宋仁宗年間江南平江府

京門外長樂村中這村雖城只有二里之遙村上有箇老者姓秋名先原是庄家出身有數畝田地一所草房媽媽水氏已故別無兒女那秋先從幼酷好栽花種菜把田菜都撒棄了專於其事若備得一種異花就是拾着珍寶也沒來這般歡喜隨你極要緊的事出外路上逢着人家有木花兒不管他家容不容便陪著笑臉捱進去求玩若平常花木或家裏也在正間還轉身得快倘然是一種名花家中沒的有雖或有已開過了便將正事撇在半邊依依不捨水日忘歸入都叫他花痴或遇見賣花的有株好花不論身邊有錢無錢一定要買無錢時便脫身上衣服去解當也有賣花的知他僻性故高其價也只得忍氣買回又有那一落戶曉得他是愛花的各處尋覓好花亦來把泥假捏根箇見他少不得也買有幾般奇事將來種下依然肯活日積月累遂成了一個大園那園周圍編竹籬籬上交纏薔薇茶藤木香刺梅木槿棠棣金雀籬邊遍下蜀葵鳳仙雞冠木芙蓉葉等種更有那金萱百合剪春羅剪秋羅滿地十樣錦美人夢山繡滿高良姜白映煙夜落金錢綠枝牡丹等類不可枚主遇開放之時爛如錦屏遠近數步盡植名花異卉一花未謝一花又開向陽設兩扇柴門內一條竹徑兩邊都結柏屏遮護轉過柏屏便是三間草堂房雖草覆却高爽寬敞窗榻明亮堂中掛一幅無名小畫設一張白木臥榻桌檯之類色色潔淨打得地下無纖毫塵垢堂後精舍數間臥室在內那花卉無所不有十分繁茂眞個四時不謝八節長春但見梅標清骨蘭粧幽芳茶皇雅韻李謝流粧杏嬌疎雨菊傲寒霜水仙冰肌玉骨牡丹國色

天香玉樹亭亭閣金蓮冉冉池塘荷葉芳姿少比石榴睡質無雙丹桂飄香月窟芙蓉  
冷艷寒江梨花帶露夜月秋花灼灼朝陽山茶花寶珠稱貴臘梅花馨口芳香海棠花西  
府為上瑞香花全邊最良玫瑰杜鵑燦如雲錦繡繡郁李點綴風光說不盡千般花卉數  
不了萬種芬芳

東門外正對著一箇太湖名爲朝天湖俗名荷花蕩這湖東連吳淞江西通震澤南接龍山  
湖湖中景緻四時晴雨皆宜秋先於岸傍堆土作堤廣植桃柳每至春時紅綠間發似西  
湖勝景沿河遍插芙蓉湖中種五色蓮花盛開之日滿湖錦雲爛熳香氣襲人小舟蕩槳採  
菱歌聲冷冷遇斜風微起駛船渡縱橫如飛柳下漁人曬網晒網也有戲兒的結網的醉  
臥船頭的泗水賭勝的歡笑之音不絕那賞蓮遊人畫船蕭蕭集及至黃昏迴棹燈火萬  
點間以星影螢光錯落難辨深秋霜風初起楓林漸染蒼碧野岸衰柳芙蓉雜間白蘋紅蓼  
掩映水陸蘆葦中鴻雁羣棲嗚呼千雲哀聲動入隆冬天氣彤雲密布六花飛下上下色  
那四時景緻言之不盡有詩爲証

朝天湖畔水連天

不唱漁歌即採蓮

小小茅簷花萬種

主人日日對花眠

撒下散言且說秋先每日清晨起來掃淨花底落葉汲水逐一澆溉到晚上又澆一番若有  
一花將開不勝歡躍或煖壺酒兒或烹甌茶兒向花深深作揖先行澆奠口稱花萬歲三聲

然後坐於其下淺斟細酌酒酣到隨意歌嘯身子倦時就以石爲枕臥在根傍自半舍而  
盛開未嘗暫離如見日色烘灼乃把樓帶帶水沃之過暑月夜便連宵不寐倘值了狂風暴  
雨即披蓑頂笠周行花間看視遇有故枝以竹扶之雖夜間還起來巡看幾次若花到謝時  
則裝入淨裏滿裝之日再用茶酒澆奠慘然若不忍釋然後捧其囊深埋長堤之下謂之棄  
花倘有花片被雨打泥污的以清水再四澆淨然後送入湖中謂之浴花昔者最恨的是棄  
枝折朵他也有一段議論凡花一年止開得一度四時中只占得一時一時中又只占得數  
日他熬過了三時的冷淡幾討得這數日的風光看他隨風而舞迎人而笑如人正當得意  
之境忽被摧殘得此數日甚難一朝折損甚易花若能言豈不嗟嘆況就此數日間先猶含  
蕊後復零殘盛開之時更無多了又有曉鐘蜂採鳥啄虫鑽日炙風吹露迷雨打全仗人去  
護惜他却又恣意拗折於心何忍且說此花自芽生根自根生本強者爲幹弱者爲枝一幹  
一枝不知養成了多少年月及候至花開供人清玩有何不美定要折他在一離枝再不能  
上枝一去幹不能再附幹如人死不可復生斷不可復甦花若能言豈不悲泣又想他折花  
的不過擇其巧幹愛其繁枝插之瓶中置之席上或供賓客片時俯酒之歡或助嬌妾一日  
梳粧之飾不思容顏可飽玩於花下聞粧可借巧於人工手中折了一枝樹上又少了一枝  
今年伐了此幹明年便少了此幹何如延其性命年年歲歲成玩之無窮乎還有未開之蕊隨

花而去此誠竟爾被頭與人之童叟何異又有原非愛玩抑與攀折既折之後據擇好夕逢人取討即便與之或隨路棄擲不顧惜如人橫禍枉死無處申冤若能言豈不痛恨他有了這段議論所以生平不折一枝不傷一蕊就是別人家園上他心愛著那一種花兒寧可終日看玩假饒那花主人要取一枝一朵來贈他他連稱罪過決然不要若有傍人耍來折花只除他不看見罷了他若見時就將言語再三勸止人若不從其言他情願低頭下拜代花乞命人雖叫他花痴多有可憐他一片誠心因而住手者他又深深作揖陪謝又復然傷感取泥封之為之醫花為這件上所以自己園中不輕易放人遊玩倘有親戚鄰友要看不好回時先將此話講過纔放進去又恐穢氣觸花只許遠觀不容執近倘有不覺時務的捉空摘了一花一蕊那老兒便要面紅頸赤大發喉急下次就打罵他也不容進去看了後來人都曉得他的性子就一葉兒不敢摘動大凡茂林深樹便是禽鳥的巢穴有花果虛越發千百篇如單食果實到也還是偏偏只據花蕊味傷惟有秋先却將米穀置於空虛餽之又向禽鳥所視那禽鳥却也有知覺每日食飽有花間低飛輕舞宛囀啼啭並不損一朶花蕊也不食一個花實故此產的果品最多却又大而甘美每熟時就先望空祭了花神然後敢嘗又遍送去左近鄰家試新餘下的方瀾一年到有若干利息那老者因得花中之趣自少至老五十餘年略無倦怠筋骨愈覺強健粗茶淡飯悠悠自得得有得齋餘就把來

周濟村中貧乏自此合村無不敬仰又呼為秋公他自稱為灌園叟有詩為證

朝灌園分暮灌園

灌成園上百花鮮

花開每恨看不足

為愛看花不肯眠

話分兩頭却說城中有一人姓張名委原是個富家子弟為人奸狡詭譎夙刻難恃了勢力專一欺鄰嚇舍殘害良善觸著他的風波立至必要弄得那人破家蕩產方纔罷手手下用一班如狼似虎的奴僕又有幾個助惡的無賴子弟日夜合做一塊到處圖禍生災受其害者無數不想却遇了個又狠似他的輕輕捉去打得過半死及至告到官司又被那人弄了些手脚反問輸了因姓了吳子自覺無顏帶了四五個家人同那一班惡少齊在庄上這間那正在長樂村離秋公家不過一日早飯後喫得半酣光景向村中閒走不覺來到秋公門首只見籬上花枝鮮媚四圍樹木繁鬱這道所在到也幽雅是那家的家人道此是種花秋公又名叫做花痴張委道我常聞得說莊邊又什麼秋公見種得真樣好花原來就住在此我們何不進去看了家人道這老兒有些古怪不許人看的張委道別人或者不肯種道我也這般快去敲門那時園中牡丹盛開秋公剛開澆澆了花正將著一壺酒兒兩碟果品在月下獨酌自取其樂飲不上三五只聽得開門的敲門放下酒盃走出來開門一看見站著五六個人酒氣直冲秋公料道必是要看花的便攔住門口問道列位有甚事到此張委道你這老兒不認得我麼我乃城裏有名的張衙內那邊張家莊便是我家的園得

你園中好花甚多特來遊玩秋公道告衙內老漢也沒種甚好花不過是桃杏之類都已謝了如今並沒別樣花卉張委睜起雙眼道這老兒恁般可惡看看花兒打甚緊却便回我沒有難道喫了你的秋公道不是老漢說謊果然沒有張委那裏肯聽向前又開手當胸一攔秋公站立不牢跟踉蹌蹌直撞過半邊人一齊擁進秋公見勢頭兇惡只得讓路進去把錦門掩上隨着進來向花下取過果品站在傍邊來人看那四邊花草甚多惟有牡丹最盛那花不是尋常玉樓春之類乃五種有名異品那五種

黃樓子

綠蝴蝶

西瓜種

舞青貌

大紅獅頭

這牡丹乃花中之王惟洛陽為天下第一有姚黃魏紫名色一本價值五千你道因何獨盛於洛陽只爲昔日唐朝有個武則天皇后淫亂無道寵幸兩個官兒名喚張易之張昌宗於冬月之間要遊後苑寫出四句詔來道

來朝遊上苑

火速報春知

百花運夜發

莫待曉風吹

不想武則天原是應運之主百花不敢違旨一夜發蕊開花次日駕幸後苑只見千紅萬紫芳菲滿目單有牡丹花有些志氣不肯奉承女土碎臣妾一根葉兒也沒有則天大怒遂貶於洛陽故此洛陽牡丹盛於天下有一隻玉樓春詞單贊牡丹花的好處詞云  
名花繡約東風裏占斷韶華都在此芳心一片可憐春色三分儘雨洗○玉人盡日攜

慷慨地猛發聲歌驚破睡乍臨粧鏡似嬌羞近日復春輪與你

那花正種在草堂對面周圍以湖石欄之四邊豎個木架子上覆布幔遮蔽日色花本高有丈許最低亦有六七尺其花大如丹盤五色燦爛光華奪目衆人齊贊好花張委便踏上湖石去嗅那香氣秋先極怪的是這節乃道衙內站遠些看莫要上去張委憐他不容進來心下正要尋事又聽了這話喝道你老兒住在我莊邊難道不曉得張衙內各處處有恁樣好花故意回說沒有不計較就勾了還要多言那兒得聞一聞就壞了花你便這般說我偏要鬧遂把花逐盆攀下來一個鼻子湊在花上去嗅那秋老在傍氣得敢怒而不敢言也還道路着一回就去誰知這斯故意賣弄道有恁樣好花如何空過須把酒來賞玩吩咐家人快去取秋公見要取酒來賞更加煩惱向前道所坐處衙內止看花兒酒還到貴莊上去喚張委指著地上道這地下儘好坐秋公道地上齷齪衙內如何坐得張委道不打緊少不得有條條遮裊不一時酒餚取到鋪下既條衆人團團圍坐猜拳行令大呼小叫十分得意只有秋公骨節了嘴坐在一邊那張委看見花木茂盛就起個不良之念思想要吞占他的斜著醉眼向秋公道看你這蠢老兒不出到會種花却也可取賞你一杯酒秋老那有好氣答他氣忿忿的道老漢天性不會飲酒衙內自請張委又道你這園可賣麼秋公見口聲來得不好老大驚訝道這園是老漢的性命如何捨得賣張委道什麼性命不性命賣與我罷了你若沒去處一發連身歸在我家又不要做別事單單替我種些花木可

不好麼來人齊道你這老兒好造化難得衙內恁般看顧還不快些謝恩秋公看見逐步欺負上來一發氣得手足麻軟也不去采他張委道這老兒可惡肯不肯如何不答應我秋公道說過不賣了怎的只管問張委道放屁你若再說句不賣就寫帖兒送到縣裏秋公氣不過欲要恰口幾句又想一想他是有勢力的人却又醉了他與他一般樣的見識且哄了去再處忍著氣答道衙內總要買也須從容一日豈是一時急驟的事衆人這話也說得是就在明日罷此時都已爛醉齊立起身家人收拾家貨先去秋公恐怕折花預先在花邊防護那張委這個走向前便要踏上湖石去採秋先扯住道衙內這花雖是微物但一年開不知慶多少工夫難開得這幾朵不爭折損了深爲可惜況折去不過一二日就謝了何苦作這樣罪過張委喝道胡說有甚罪過你明日賣了便是我家之物就都折盡與你何干把手去推開秋公揪住死也不放道衙內便殺了老漢這花決不與你摘的衆人道這老兒其實可惡衙內採采花兒值什麼大事粧出許多模樣難道怕你就不摘了遂齊走上前亂撞把那老兒急得叫屈連天捨了張委拚命去攔阻扯了東邊顧不得西首頃刻間摘了許多秋老心疼痛罵道你這般賊男女無事登門將我欺負要這性命何用赴向張委身邊撞個滿腔夫得勢猛張委又多了幾盃酒把脚不住翻筋斗跌倒衆人都道不好了衙內打壞也齊將花撒下便趕過來要打秋公內中有個老成些的見秋公年紀已老恐怕打出事來勸住衆人扶起張委張委因跌了這時心中轉惱趕上前打得個隻意不留毀作遍地意猶未

足又向花中踐踏一回可惜好花正是

翠葉嬌花一日休  
老拳毒手交加下  
亂紅零落沒人收

當下只氣得個秋公恰地呼天滿地亂滾鄰家聽得秋公園中喧嚷齊跑進來看見花枝滿地狼藉衆人正在行兇鄰里盡吃一驚上前勸住問知其故內中有兩三個是張委的租戶齊替秋公陪個不是虛心冷氣送出籬門張委道你們對那老賊說好好把園送我使使了他若說半個不字須叫他仔細著恨恨而去鄰里們見張委醉了只道酒話不在心上獲身轉來將秋公扶起坐在階沿上那老兒放聲號喚鄰里勸慰了一番作別出去與他帶上籬門一路行走內中也有怪秋公平日不容看花的使道這老官兒真個忒煞古怪所以有這樣事也得他經一遭兒警戒下下內中又有直道的道莫說這沒天理的話自古道種花一年看花十日那看的但覺好看聲聲好花罷了怎得知種花的煩難只這幾朵花正不知費了許多辛苦栽培得恁般茂盛如何怪得他愛惜不盡衆人且說秋公不捨得這些殘花走向前將手去拾起來看見踐踏得凋殘零落玷汚心中悽慘又哭道花呵我一生愛護從不曾損壞一瓣一葉那知今朝遭此大難正哭之間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秋公爲何恁般痛哭秋公回頭看時乃是一個女子年約二八姿容美艷雅淡梳粧那認得是誰家之女乃收淚問道小娘子是那家的至此何於那女子送我家居在左近因爾你園中

牡丹花茂盛特來遊玩不想都已謝了秋公題起牡丹二字不覺又哭起來女子道你且說有甚苦情如此啼哭秋公將張委打花之事說出那女子笑道原來為此緣故你可要這花原上枝頭麼秋公道小娘子休得取笑那有落花返枝的理女子道我願上債得個落花返枝的法術屢試屢驗秋公聽說化悲為喜道小娘子真個有這法術麼女子道怎的不真秋公倒身一拜道若得小娘子施此妙術老漢無以為報但每一種花開使來相請賞玩女子道你且莫拜去取一碗水來秋公慌忙跳起去取水心中又轉道如何有這樣妙法莫不是見我哭泣故意取笑又想道這小娘子從不相認豈有要我之理還是真的急急了一碗清水出來抬頭不見了女子只見那花都已開在枝頭地下並無一瓣遺存起初每本一色如今却變做紅中間紫淡內添濃一本五色俱全比先更覺鮮研有詩為證

曾聞湘子將花染

又見仙姬會返枝

信是至誠能動物

愚夫猶自笑花痴

當下秋公又驚又喜道不想這小娘子果然有此妙法只道還在花叢中放下水來前來作謝國中團團尋遍並不見影乃道這小娘子如何就去了又想道必定還在門口須上去求他傳了這個法兒一徑趕至門邊那門却又掩著推開看時門首坐著兩個老者就是左近鄰家一個喚做虞公一個喚做單公在那裏看漁人晒網見秋公出來齊立起身拱手道聞得張衙內在此無理我們却往田頭沒有來問得秋公道不要說起受了這班漁男女的毆

虧著一位小娘子走來用個妙法救起許多花采不曾謝得他一聲徑出來了二位可看見往那一邊去的二老聞言驚訝道花壞了有甚法兒救得這女子去幾時了秋公道剛剛出來二老道我們坐在此好一回並無個人走動那見什麼女子秋公聽說心下恍惚道這般說莫不這位小娘子是神仙下降二老問道你且說怎的救起花兒秋公將女子之事叙了一遍二老道有如此奇事待我們去看看秋公將門拴上一齊走至花下看了連聲稱異道這定然神仙若凡人那有此法力秋公即於起一爐好香對天叩謝二老道這也是你平日愛花心誠所以感動神仙下降明日索性到教張衙內這幾個漁男女看看養殺了他秋公道莫要莫要此等人即如惡犬這道見了該避之豈可還引他來二老道這話也有理秋公此時非常歡喜將前那瓶酒熱熱起來留二老在花下玩賞至晚而別二老回去一傳合村人都曉得明日俱要來看這秋公不許誰知秋公原是有意思的人因見神仙下降遂有出世之念一夜不寐坐在花下存心想至張委這事忽地開悟道這皆是我平日心胸狹窄故亦侮得至若神仙汪洋度量無所不容安得有此至次早將圍門大開任人來看先有幾個進來打探見秋公對花而坐但吩咐道任憑列位觀看切莫要採便了衆人得了這話互相傳開那村中男子婦女無有不至按了此處且說張委至次早對衆人道昨日反被那老賊撞了一交難道輕恕了不成如今再去要他這圍不肯時多教些人從將花木盡打個希爛方出這氣衆人道這圍在衙內莊邊不怕他肯不肯只是昨日不該把花都打壞了

留幾朵後日看看便是張委道這也罷了少不得來年又發我們快云莫要使他停留長智衆人一齊起身出得莊門就有人說秋公園上神仙下降落下的花原都上了枝頭却又變做五色張委不信道這老賊有何好處能感神仙下降況且不前不後剛剛我們打壞神仙就來難道這神仙是家養的不成一定是怕我們又去故此謊話來衆人傳說見得他有神仙護衛使我們不擺布他衆人道衙內之言極是頃刻到了園門口見兩扇柴門大開往來男女絡繹不絕都是一般說話衆人道原來真有這等事張委道莫管他就是神仙見坐著這園少不得要的灣灣曲曲轉到草堂前看時果然話不虛傳這花却也奇怪見人來看姿態愈妍光采倍生如對人笑的一般張委心中雖十分驚訝那吞占念頭全然不看了

一回忽地又起一個惡對衆人道我們且去齊出了園門衆人問道衙內如何不與他要園張委道我想得個好計在此不消與他說得這園明日就歸於我衆人道衙內有何妙策張委道今日州王則謀反專行妖術樞密府行文書普天下軍州嚴禁左道捕緝妖人本府見出三千貫賞錢募人出首我明日就將落花反枝爲絲教張霸到府首他以妖術惑人這個老兒赦刑不過自然招水下獄這園必定官賣那時誰個敢買他的少不得讓與我還有三千貫賞錢哩衆人道衙內好計事不宜遲就去打點起來當時即進城寫下首狀交早教張霸到平江府出首這張霸是張委手下第一出尖的人衙門情熟故此用他大尹正在緝訪妖人聽說此事合利男女都見了不諱不信即差緝捕使臣帶領幾個做公的押張霸

作眼前去拿獲張委將銀布罷停當張霸與緝捕使臣先行自己與衆子弟隨後也來緝捕使臣一徑到秋公園上那老兒還道是看花的不以爲意衆人發一聲喊趕上前一索捆綁秋公喫這一嚇不小問道老漢有何罪犯列位說個明白衆人口口聲聲罵做妖人反賊不該分說離出門來鄰里看見無不失驚齊上前詢問緝捕使臣道你們還要問他做何事也不小只怕連村上人都有分哩那些愚民被這大話一嚇心中害怕盡皆汪汪走開惟恐累及只有庚公單老同幾個平日與秋公相厚的遠遠跟來觀看且說張委俟秋公去後便與衆子弟夾鎖園門恐還有人在內又檢點一遍將門鎖上隨後趕至府前緝捕使臣已將秋公解進廳在月臺上見傍邊又跪著一人却不認得是誰那些獄卒都得了張委銀子已備下請赦刑具伺候大尹喝道你是何處妖人敢在此地方上將妖術扇惑百姓有幾多羽翼從實招來秋公聞言恰如黑暗中閃個火炮正不知從何處起的稟道小人家世住於長樂村中並非別處妖人也曉得什麼妖術大尹道前日你用妖術使落花生枝還敢抵賴秋公見說到花上知情是張委的緣故即將張委要占園打花并仙女下降之事細訴一遍不想那大尹性是偏執的那裏肯信乃笑道多少衆仙的修行至老尙不能得遇神仙豈有因你哭花仙就肯來既來了必是有個名兒使人曉得如何又不別而去這緣語那箇不消得說定然是個妖人快來起來獄卒劉雲應如狼虎一般將擲上來揪翻秋公扯腿拽腳剛要上刑不想大尹忽然一個頭暈險些見跌下公座自覺頭目森森坐身不住

囑咐上了棚扭發下獄中監禁明日再審獄卒押着秋公一路哭泣出來看見張委道張衙內我與你前日無恙在日延仇如何下此毒手害我性命張委也不答應同了張衙相那一班惡少轉身就走虞公單老接著秋公問知其細乃道有這等冤枉的事不打緊明日同台村人具張連名保結管你無事秋公哭道但願如此使好獄卒囑道這死因還不走只管哭甚虞秋公含著眼淚入獄隨里又尋些酒食送至門上那獄卒那個拿與他喫竟接來自去受用卸夜間將他上了囚床就如活死人一般手足不能展心中苦楚因想道不知那位神仙救了這花却又被那厮借此陷害神仙呵你若憐我秋公亦來救救性命情願棄家入道一頭正想只見前日那仙女再而至秋公急叫道大仙救救弟子秋公即問仙女笑道汝欲脫離苦厄麼上前把手一拂那柳紛紛自落秋公先爬起來向前叩頭道請問大仙姓氏仙女道吾乃瑶池玉母陛下司花女憐汝惜花至誠故令諸花返本不意反資奸人讒口然亦汝命中含有此災明日當脫張委損花害人花神奏聞上帝已奪其算助惡羽黨俱降大災汝篤志修行數年之後吾當助汝秋先及叩首道請問上仙修行之道仙女道修仙徑路甚多須認本源汝原以惜花有功今亦當以花成道汝但餌百花自能身輕飛舉遂教其服食之法秋公先稽首謝起來便不見了仙女拾頭觀看却在欲牆之上以手招道汝亦上來隨我出去秋公先便向前攀援了一大回還只到得半牆甚覺吃力漸漸至近忽聽得下邊響着賊道妖人走了快拿卡秋公心下驚慌手酥脚軟倒撞下來忽然覺原在囚床之上想道

夢中言語應虛分明料必無華心中稍寬正是

但存方寸無私曲

料得神明有上張

且說張委見大尹已認做妖人不勝歡喜乃道這老兒許多清奇古怪今夜且請在囚床上受用一夜讓這團兒與我們樂罷衆人都道前日還是那老兒之物未曾識與今日是大爺的了須要盡情款賞張委道言之有理遂一齊出城教家人整備酒餚送至秋公門上開門進去那鄉里看見是張委心下雖然不平却又懼怕誰敢多口且說張委同衆子弟走至草堂前只見牡丹枝頭一朵不存原如前日打下時一城縱橫滿地衆人都道這稱奇怪張委道看起來這老賊果然有妖法的不然如何半日上飯爾又變了難道也是神仙打的有一個子弟道他洗得衙內要賞花故意弄這法兒來羞我們張委道包便弄這法兒我們就賞落花當下依原鋪設氈條席地而坐放開懷抱我也把兩瓶酒賞張霸到一邊去喫看看飲至日色向西俱有半醺之意忽地一陣大風一風好個害正是

善德庭前草

能開水上萍

腥誰羣虎嘯

響合萬松聲

那陣風却把地下這些花兒吹得都直豎起來轉眼間俱變做一尺來長的女子衆人大驚齊叫道怪哉言還未畢那些女子迎風一幌却已長大一個個姿容美艷衣服華艷團團立做一大堆衆人因見這些標緻通看呆了內有一個紅衣女子却又說起話來道吾姊妹居此數十餘年深蒙秋公憐惜何意暴遭狂奴家氣薰懺毒手摧殘復又誣陷秋公謀吞此地

今古奇觀

卷八

十



今仇在目前吾姊妹曷不戮力擊之上報知己之恩下雪埋屍之恥不亦可乎眾女那齊聲道阿妹之言有理須速下手毋使潛遁說罷一齊舉袖撲來那袖似有數尺可長如風翻亂飄冷氣入骨眾人齊叫有鬼撒了家貨望外亂跑彼此各不相顧也有破石境打腳的也有被樹枝抓面的也有跌而復走走而復跌的亂了多時方纔收腳檢點人數都在單不見了張委張籍二人此時風已定了天色已昏這班子弟各自回家恰像檢得性命一般抱頭鼠竄而去家人們喘息定了喚幾箇生力庄客打起火把覆身去找尋直尋到園上只聽得大梅樹下有呻吟之聲舉火看見却是張籍被根絆到跌破了頭掙扎不起莊客著兩個光扶張籍歸衣衆人有圍走了一遍走見靜悄悄的高鐘無聲止弄翻下繁蕊如故並無零落草堂中杯盤狼藉殘酒淋漓衆人莫不吐舌稱奇一面收去一貨一面重照看這園子又不多大三回五轉毫無路影難道是大風吹去了女鬼麼去了正不知躲在那裏延捱了一會無可奈何只索回去過夜再作計較方欲出門只見門外又有一夥人提著行燈進來不是別人却是慶公壇老關和衆人遇鬼之事又聞說不見了張委在園上找尋不知是真是鬼合著三鄰四舍進園觀看問明了衆莊客方知此事果真二老驚說不已教衆莊客且莫回去老漢們同列位再去找尋一遍衆人又細細照看了一遍正是興盡而歸歎了口氣齊出園門二老道列位今晚不來了麼老漢們告過要把園門落鎖衆人看守得也是我們鄰里的干係此時莊客們蛇無頭而不行已不似先前聲勢了答應道但憑但憑兩邊人猶未敢只

見一個莊客在東邊牆角下道大爺有了衆人蜂擁上前莊客指道那院枝上掛的不是大爺的軟翅紗巾麼衆人道既有巾兒人也只在左近沿牆照去不多幾步只叫得聲響也原來東角轉灣處有個費坑坑中一人兩脚朝天不歪不斜剛剛掛在內莊客認得鞋襪衣服正是張委顧不得臭穢只得上前打撈起來慶單二老暗暗念佛相鄰舍們自回來莊客拾了張委在井邊洗淨先有人報知莊上合家大小哭哭啼啼準備棺衣入殮不在話下其夜張籍破頭傷重五更時亦死此乃作惡的見報正是

兩個兇人離世界

一雙惡鬼赴陰司

次日大尹病愈健堂正欲吊審秋公之事只見公差稟到原告張霸回家長張委昨晚都死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大尹大驚不信于此異事須臾問及見里老鄉民共有百十人連名具呈前訴說秋公平日惜花行善並非妖人張委設謀陷害神道報應前後事情細細分別大尹因昨日頭暈一幸亦疑其枉到此心下豁然還喜得不用刑罰於獄中弔出秋公當堂釋放又給印信告示與他園門張掛不許閒人侵擾花木衆人叩謝出府秋公向隣里作謝一路同回慶單二老開了園門同秋公進去秋公見牡丹繁盛如初傷感不已衆人沿酒與秋公慶秋公又各酒席一連喫了數日酒席閒話休題自此之後秋公且餌百花漸漸習慣遂謝絕了烟火之物所製菓實錢鈔悉皆布施不數年間髮白更黑臉如童子一日正值八月十五睡日當天萬里無瑕秋公正在花下跌坐忽然祥風微拂彩雲如蒸空音

樂隊院異香撲鼻青鸞日鶴隨旋翔舞漸至庭前雲中正立著司花女兩邊幢幡寶蓋仙女  
數人各奏樂器秋公看見撲翻身使拜司花女道秋先汝功行圓滿音已奏聞上帝有旨封  
汝爲護花使者專管人間百花命汝扶玉上升但有愛花惜花的加之以賜靈花靈花的降  
之以災秋公向空中叩首謝恩詔隨著衆仙登雲章堂花木一齊冉冉升起向南而去處軍  
二老相別合村之人都看見的一齊下拜還見秋公在雲中舉手謝衆人良久方沒此地遂  
改名升仙里又謂之百花村云

園公一片惜花心  
草木同升隨汝宅

得感仙姬下界臨  
淮南不用鍊黃金

今古奇觀卷八終

### 第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第九卷

轉運漢巧遇洞庭紅

日日瓊杯酒滿朝朝小園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 青史幾番春夢紅塵  
多少奇材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自在  
這首西江月詞乃宋朱希真所作單道著人生功名富貴總有天數不如圖一個眼前快活  
試看古往今來一部十七史中多少英雄豪傑該富的不得富該貴的不得貴能文的萬古  
千言用不着時幾張紙蓋不得蓋能武的穿楊百步用不着時幾條箭不熟飯鍋極至  
那痴呆懵懂生來有福分的隨他文學低淺也會發科發甲隨他武藝庸常也會大請大受  
眞所謂時也運也命也俗語有兩句道得好命若窮擺着黃金化作銅命若富拾着白紙變  
成布總來只聽掌命司顯之例之所以吳彥高又有詞云造化小兒無走據翻來覆去倒橫  
直豎眼見都如許僧睡卷亦有詞云誰不願黃金屋誰不願千鍾粟算五行不是這般題目  
枉使心機開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蘇東坡亦有詞云螭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於忙  
事皆前定誰窮又誰強這幾位名人說來說去都是一個意思總不如古語云萬事分已定  
浮生空自忙說話的依你說來不須能文善武懶惰的也只消天掉下前程不須營商立業  
敗壞的也只消天掙與家緣却不把人間向上的心都冷了看官有所不知假如人家出了  
懶惰的人也就是命中該賤出了敗壞的人也就是命中該窮此是常理却又自有轉眼貧

今古奇觀 卷九

富出人意外把眼前事算得分毫不准的哩且聽說一人乃是宋朝汴梁人氏姓金雙名維厚他是經紀行中人少不得朝晨起早晚夕遲睡醒來千思萬想算計揀有便宜的纔做後來家事掙得從容了他便思想一個久遠方法手頭用去的只是那敲碎銀子若是大塊頭好銀水便存著不動約得百兩便鎔成一大錠把一綵紅線結成一縮繫在大錠腰上放在枕邊夜來摩弄一番方纔睡下積了一生整整鎔成八錠以後也就隨來隨去再積不成百兩他也罷了金老生有四子一日是他七十壽旦四子置酒上壽金老見了四子躡躑踏心中心喜歡便對四子說道我靠皇天覆庇雖則勞碌一生家事儘可度日況我平日留心有鎔成八大錠銀子亦不動用的在我枕邊見將絨線做對兒結著今將揀個好日子分與爾等每人一對做個鎮家之寶四子喜謝盡歡而散是夜金老帶些酒點燈下醉眼模糊望去八個大錠白晃晃排在枕邊摸了幾摸哈哈地笑了一聲睡下去了睡未安穩只聽得床前有人走動脚步響聲心疑有賊又細聽著恰像欲前不前相讓一般床前燈火微明揭帳一看只見八個大漢身穿白衣腰繫紅帶曲躬而前曰某等兄弟天數派定宜在君家聽令今蒙我翁過愛播舉於人不煩役使珍重多年冥數將滿待翁歸天後再覓去向今聞我翁目下將以我等分役諸君我等與耶君輩原無前緣故此先來告別往某縣某村王某者投托後緣未盡還可一面語畢回身便走金老不知何事喚了一驚翻身下床不及穿鞋赤腳趕去遠遠見人出了房門金老趕得性急絆了房樑撲的跌倒颯然驚醒乃是南柯一夢

起挑燈明亮照枕邊已不見了八個大錠細思夢中所言句句是實歎了一口氣哽咽了一會道不信我苦積了一世却沒分與兒子每愛用別是別入家的明明說有地方姓名且慢慢尋下落則個一夜不睡次早起來與兒子每說知兒子中也有驚駭的也有疑惑的驚駭的道不駭是我們手裏東西眼見得作怪疑惑的道老人家歡喜中說話失許了我們回想轉來一時間就不割捨得分散了造此鬼話也不見得金老看見兒子們疑信不等等急急要驗個實話遂訪至某縣某村果有王姓某者叩門進去只見堂前燈燭熒煌三牲福物正在那裏獻神金老便開口問道宅上有何事如此家人報知請主人出來主人王老見金老提坐了問其來因金老道老漢有一疑事特造斗室來問消息今見上宅正在此獻神必有所謂敢乞明示王老道老拙偶因寒病小恙買卜先生道移床即好昨寒病中恍惚見八個白衣大漢腰繫紅帶對寒病道我等本在金家今在彼緣盡來投身宅上言畢俱鑽入床下寒病驚出了一身冷汗身軀爽快及至移床灰塵中得銀八大錠多用紅絨繫腰不知走那裏來的此皆天神福祐故此買福物酬謝今我丈來問莫非得些來歷麼金老跌跌脚道此老漢一生所積因前日也做了一夢就不見了夢中也道出老丈姓各居址的確故得訪尋到此可見天數已定老漢也無怨處但只求取出一看也完了老漢心事王老道容易笑嘻嘻地走進去叫安童四人托出四個盤來每盤兩錠多是紅絨繫束正是金家之物金老看了眼睜睜無計所奈不覺撲簌簌下淚來撫摩一番道老漢直如此命薄消受不

得王老雖然叫安童仍舊拿了進去心裏見金老如此大有不忍另取三兩零銀封了送與金老作別金老道自家的東西尚無福何須尊惠再三謙讓必不肯受王老強納在金老袖中金老欲待摸出還了一時摸個不着面兒通紅又被王老央不過只得作揖別了直至家中對兒子們一一把前事說下大家歎息了一回因言王老好處隨行送銀三兩滿袖摸遍並不見有只說路中掉了却元來金老推遜時王老往袖裏亂塞落在著外面一層袖中袖有斷線處在王老家摸時已在脫線處落在門邊邊了客去關門仍舊是王老拾得可見一欲一嘆莫非前定不該是他的東西不要說八百兩就是三兩也得不去該是他的東西不要說八百兩就是三兩也推不出原來的到無了原無的到有了並不經人計較而今說一個人在實地立行步步不著極貧極苦的却在渺茫茫茫做夢不到的去處得了一主沒頭沒腦錢財變成巨富從來希有自古新聞有詩爲證

分內功名匪裏財

不關聰慧不關財

果然命是財官格

海外猶能送寶來

話說國朝成化年間蘇州閩門外有一人姓文名實字若虛生來心思靈巧做著便能學著便會琴棋書畫吹彈歌舞件件精通幼年間曾有人相他有百萬之富他亦自恃才能不十分大營求生產坐喫山空府祖上遺下千金家事看也滑下來以後曉得家業有限看見別人經商圖利的時常獲利幾倍便也思量做些生意却又百做百不著一日見人說北京

子好賣他便合了一個夥計置辦扇子起來上等金面精巧的先將禮物求了名人詩畫兒不得是沈石田文衡畫成枝山楊一幾筆便直上數兩銀子中等的自有一樣喬人一隻手學寫了這幾家字畫也就哄得人過將假當真的賣了他自家也兀自做得來的下等的無金無字畫將就賣幾十錢也有對合利錢是看得見的揀個日子裝了箱兒到了北京豈知北京那年自交夏後日日淋雨不晴並無一毫暑氣發市甚遲交秋早涼雖不見及時幸喜天色却晴有妝兒子弟要買把蘇做的扇子袖中籠著搖擺來買時開箱一看只叫得苦元來北京微涼却在七八月更加日前雨濕之氣關著扇上膠墨之性弄做了個合而言之揭不開了用力揭開東粘一層西粘一片但是有字有畫價值錢者一毫無用只剩下等沒字白扇是不壞的能值幾何將就賣了做盤費回家本錢一空頻年做事大槩如此不但自己折本但是搭他做伴遠夥計也弄壞了故此人起他一個混名叫做倒運漢不數年把家事乾圓潔淨了連妻子也不會娶得終日閉靠著些東塗西抹東挨西撞也濟不得甚麼事但只是囁嚅子認得來會說會笑朋友家喜歡他有趣遊耍去處少他不得也只好短尺不能勾做家況且他是大模大樣過來的習慣行裏又不十分認得隊有樂他的要薦他坐館教學又有誠實人家嫌他是個雜班令高不湊低不就打從幫開的處館的兩項人見了他也就做鬼臉把劍連兩字笑他不在話下一口有幾個走海販貨的隣近做頭的無非是張大李二趙甲錢乙一班人共四十餘人合了夥將行他賺得了自己思付道一身落魄生計皆

無使附了他們航海看海外風光也不枉人生一世況且他們定是不知我的省得在家憂樂憂米也是快活正計較間恰好張大賧將過來元來這個張大名喚張乘運專一做海外生意眼裏認得奇珍異寶又且秉性爽快肯扶持好人所以鄉里起他一個混名叫做張謙貨文若虛見了便把此意一一與他說了張大道好好我們在海船裏頭不耐煩寂寞若得兒去在船中說說笑笑有甚難過的日子我們眾兄弟料想多是歡喜的只是一件我們多有貨物將去兄並無所有費得空了一番往返也可惜了待我們大家計較多少湊些出來助你將就置些東西去也好文若虛便道多謝厚情只怕沒人如兄肯周全小弟張大道且說說看一竟同去了恰遇一個警目先生敲著報君知走將來文若虛伸手願裝裏換了一個錢扯住占一卦問財氣先生道此卦非凡有百十分財氣不是小可文若虛想道我只要搭去海外要混過了日子罷了那裏是我做得着的生意就是他們助些也罷有多少便宜恁地財交動這先生却是混帳的只見張大氣忿忿走來說道說着錢便無緣這些人好笑說道你去無不喜歡說到助錢沒一個則聲今我同兩個好弟兄暫湊得兩銀子在此也辦不成甚麼貨憑你買些果子船裏喫罷口食之類是在我們身上若虛稱謝不盡接了銀子張大先行道快些收拾就要開船了若虛道我沒甚收拾隨後就來手中拿了銀子看了又笑了笑了又看道置得甚麼貨信步走去只見滿街上篋筐內盛著賣紅如噴火巨若懸星皮未破尚有餘酸霜未降不可多得元殊蘇井諸家樹亦非李氏干

頭奴較廣似日難兄此福亦云具體

乃是太湖中有一個洞庭山地煙土肥與閩廣無異故廣橋福橋播各天下洞庭有一樣橋樹絕與他相似顏色正同香氣亦同止是初出時味略少酸後來熟了却也甜美比福橋之價十分之一名曰洞庭紅若虛看見了便思想道我一兩銀子買得百斤有餘在船可以解渴又可分送一一答眾人助我之意實成裝上竹筐僱人并行李挑了小船眾人拍手笑道文先生的寶貨來也文若虛羞慚無地只得吞聲上船再也不敢提起買橋的事聞得船來漸漸出了海口只見銀濤捲雪浪翻銀濤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三五日開臨風飄去也不覺過了多小路程忽至一個地方舟中望去人烟聚集城郭巍峨曉得是到了甚麼國都了舟人把船拍入藏風避浪的小港內釘了樁橛下了鐵貓纜好了船中人多上岸打一看元來是來過的所在名曰吉零國元來這邊中國貨物拿到那邊一倍就有三倍價換了那邊貨物帶到中國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故人都拚死走這條路眾人多是做過了交易的各有熟識經紀歇家通事人等各上岸找尋發貨去了只留文若虛在船中看船路徑不熟也無走處正悶坐間猛可想起道我那一雙紅橋自從到船中不曾開看莫不人氣蒸爛了趕著眾人不在看看則個叫那水手在船板底下翻將起來打開了簍看時而上多是好好的放心不下索性撥將出來都擺在船板上面也是該發跡時來福橋播得滿船紅煙燭的遠遠望來就是萬點火光一天星斗岸上人望見都走將

攏來問道是甚麼好東西呀文若虛只不答應看見中間有個把一點頭的揀了出來拍開了就吃岸上看的一發多了驚笑道元來是喫得的就中有一個好事的便來問價多少一個文若虛不省得他們說話船上人却曉得就扯個謊哄他豎起一個指頭說要一錢一顆那間的人揭開面衣露出那兜羅錦紅裏肚來一手摸出一個銀錢來道買一個管管文若虛接了銀錢手中等看約有兩把重心下想道不知這些銀子要買多少也不見秤秤且先把他看樣揀個極大紅得可愛的遞一個上去只見那個人接上手攪了一顆道好東西呀揀地就拍開來香氣撲鼻連旁邊聞著的許多人大家喝一吉采那買的不知好歹看見船上喫法也學他去了皮却不分囊一塊塞在口裏甘水滿咽喉連核都不吐吞下去了哈哈大笑道妙哉妙哉又伸手到裏肚裏摸出十個銀錢來說我要買十個進奉去文若虛喜出望外揀十個與他去了那看的人見那人如此買去了也有買一個的也有買兩個三個的都是銀錢買了的都歡喜去了元來彼國以銀為錢上有文采有等龍鳳文的最貴重其次人物其次禽獸又次樹木最下通用的是水草却都是銀錢的分兩不異適纔買橋的都是水草根的他是把下等錢買了好東西去了所以歡喜也只是要小便宜肚腸與中國人一樣須臾之間三分中賣了兩分內有不帶錢在身邊的老大懊悔急忙取了錢轉來文若虛已是剩不多了就拿班道而今要習性自家用不賣了其人情愿再增一個錢四個錢買了二顆口中曉說晦氣來得遲了傍邊人見他增了價就埋怨道

我每還要買個如何把價錢增長了他的買的人道你不曉得他方纔說元自不賣了正在議論間只見首先買十顆的那一個人騎了一匹青驢馬飛也似奔到船邊一匹馬分開人叢對船上大喝道不要賣不要賣不要賣是有的俺多要買俺家頭日要買去進可汗哩看的人聽見這話便遠遠走開站住了看文若虛是個伶俐的人看見來勢早已藏在眼裏曉得是個好主顧了連忙把篋中的盡數傾出來止剩五十餘顆數了一數又拿班起來說道適聞講過要留著自用不得賣了今肯加些價錢再讓幾顆去罷適間已賣出兩個錢一顆了其人馬背上拖下一大囊揀出錢來另是一樣樹木紋的說道如此錢一個罷了文若虛道不情愿只照前樣罷了那人笑了一笑又把手去摸出一個龍鳳紋的來道這樣的一個如何文若虛又道不情愿只要前樣的那人又笑道此錢一個抵百個料也沒得與你只是與你要你不要俺這一個却要那等的是個俊子你那東西肯都與俺了俺再加你一個那等的也不打緊文若虛數了一數有五十二顆准准的要了他一百五十六個水草銀錢那人連竹篋都要了又去了一個錢把篋揀在馬上笑吟吟地一鞭去了看的人見沒得賣了一哄而散文若虛見人散了到船裏拿一個錢秤一秤有八錢七分多重稱個數個都是一般總數一數共有一千個差不多把兩個賣了船家其餘收拾在包裹了笑一聲道那買子好靈卦也歡喜不盡只等同船人來對他說笑則個說話的你說錯了那國裏銀子這樣不值錢如此做買賣那久慣漂洋的帶去多是錢羅綴正何不多賣了些銀錢回來一發百倍

了看官有所不知那國裏見了凌羅帳正都是以貨交兌我這裏人也只是要他貨物纔有利錢若是賣他銀錢時他都把龍鳳人物的來交易作了好價錢分兩也只得如此反不便宜如今是買喫口東西他只認做把低錢交易我却只管分兩所以得利了說話的你又說錯了依你說來那航海的何不只買吃口東西只換他低錢豈不有利却用著重本錢置他貨物怎的看官又不是這話也是此人偶然有此權財帶去著了手若是有心第二遭再帶去三五日不過巧便要希爛那文若虛運未通時買扇子就是榜樣扇子還是放得起的尙且如此何況果品是這樣執一論不得的閒話休題且說衆人尋了經紀主人到船發貨文若虛把上頭事說了一遍衆人都驚喜道造化造化我們同來到你這本錢的先得了利也張大拍手道人都道他倒運而今想是運轉了便對文若虛道你這些銀錢此開置貨作價不多除是對發在夥伴中回他幾百兩中國貨物上去打換些王產珍奇帶轉去有大連本送的金承諸公翠帶做此無本錢生意偶然倖得一番富貴是大大造化了如何還要生利錢妄想甚麼萬一如前又做折了難道再有洞庭紅這樣如賣不成衆人多道我們用得著的是銀子有的是貨物彼此通融大家有利有何不可若虛道一年吃龍咬三年怕索草若說若貨物我就沒膽氣了只是守了這些銀錢回去罷衆人齊拍手道放著幾倍利錢不取可惜可惜隨同衆人一齊上去到了店家交還明白彼此兌換約有半月光景文若虛眼

中看過了若干好東西他已自志得意滿不放在心上衆人事體完了一齊上船燒了神

福喫了酒開船行了數日忽然開天變起來但見

烏雲蔽日白浪滔天蛇龍戲舞起長空魚龍驚惶潛水底鱗鱗泛泛只如樓不定的數點寒鴉鳥與浮萍便似沒不煞的幾隻水鷓舟中是方揚的朱數船外是正熟的飯鍋總因風伯太無情以致篙師多失色

那船上人見風起了扯起半帆不問東西的比隨風勢漂去隱隱望見一島便帶住蓬腳只看著島邊便來看漸近恰是一個無人的空島但見

樹木參天草萊遍地荒涼徑界無非些兔跡孤踪坦區土壤料不是龍潭虎窟濕免肉未識應歸何國轉問開來不知曾否有人登

船上人把船後拋了鐵錨將樁槓泥岸上去釘停當了對船裏道且安心坐一坐候風勢則個那文若虛身邊有了銀子恨不得插翅飛到家裏巴不得行路却如此守風呆坐心裏焦躁對衆人道我且上岸去島上望望則個衆人道一個荒島有何好看文若虛道總是開若何礙衆人都被風顛得頭暈個個是呵欠連天的不肯同去文若虛便自一個抖擻精神跳上岸來只因此一去有分教

千年敗殼精靈顯

一介窮神富貴來

若是說話的同年生並時長有個未卜先知的注兒便雙腳走不動也拄個拐兒隨他同去

一番也不枉的誰知沒有恁般福分一個個心慵步懶那文若虛見衆人不去偏要發個狠  
扳藤附葛直走到島上絕頂那島也甚不甚高不費甚大力只是荒草蔓延無好路徑到得  
上邊打一看時四望漫漫身如一葉不覺悚然而下派來心裏道想我如此聰明一生命蹇  
家業消亡剩得隻身直到海外雖然僥倖有得千來個銀錢在囊中知道命裏該是我的不  
是我的今在絕島中間未到實地性命也還是與海龍王合著的哩正在感憤只見望去遠  
遠草叢中一物突高移步往前一看却是床大一個敗龜殼大驚道不信天下有如此大龜  
世上人那裏會看見說也不信的我自到海外一番不會置得一件海外物事我今帶了此  
物去也是一件希罕的東西與人看看得空口說著道是蘇州人會調說又且一件錫將  
開來一蓋一板各置四足便是兩張床却不奇怪遂脫下兩隻裏腳接了穿在龜殼中間打  
個扣兒拖著便走走至船邊船裏人見他這等模樣都笑道文先生那裏又跪了絲來文若  
虛道好教列位得知這就是我海外的貨了衆人擡頭一看却便似一張無柱有底的硬脚  
床喫驚道好大龜殼你拖來何幹文若虛道也是罕見的帶了他去衆人笑道好貨不置一  
件要此何用有的道也有用處有甚麼天大的疑心事灼他一卦只沒有這樣大龜殼又有  
的道是醫家要煎龜膏拿去打碎了煎起來也當得幾百個小龜殼文若虛道不要有用  
沒用只是希罕又不費本錢便帶了回去當時叫個船上水手一擡擡下船來初時山下空  
闊還只如此船中看來一發大了若不是海船也著不得這樣狼狽東西衆人大家笑了一

回說道到家時有人問只說文先生做了偌大的烏龜賣來了文若虛道不要笑我好友  
有一個用處決不是棄物隨他衆人取笑文若虛只是得意取些水來內外洗一洗淨抹乾  
了却把自己錢包行李都擡在龜殼裏面兩頭把繩一糾却驚了一個大皮箱子自笑道兀  
的不眼前就有用起了衆人都笑擡起來道好算計好算計文先生到底是個聰明人當夜  
無話次日風息了開船一走不數日又到了一个去處却是福建地方了纔住定了船就有  
一夥慣伺候接海客的小經紀牙人攢將攢來你說張家好我說李家好拉的扯扯的扯  
個不住海船上衆人攢一個一向熟識的跟了去其餘的也就住了衆人到了一個波斯胡  
大店中坐定裏面主人見說海客到了連忙先發銀子喚廚房包辦酒席幾十桌吩咐修寓  
然後讓出來這主人是個波斯人姓何古怪姓是瑪瑞的瑪字名叫瑪寶哈專一與海  
客兌換珍寶貨物不知有多少萬數本錢衆人走海過的是熟主熟客只有文若虛一人不  
會認得攪眼看時元來波斯胡住得在中華久了衣帽言動都與中華不大分別只是剃眉  
剪鬚深目高鼻有些古怪出來見了衆人行賓主禮坐定了兩杯茶罷站起身來請到一個  
大廳上只見酒筵多完備了且是擺得齊楚元來舊規海船一到主人家先折過這一番款  
待然後發貨講價的主人手執著一付法浪菊花盤蓋拱一拱手道請列位貨單一看好  
定坐席看官你道這是何意元來波斯胡以利爲重只看貨單上有奇珍異寶值得上萬者  
就坐在首席餘者看貨輕重挨次坐去不論年紀不論尊卑一向做下的規矩船上衆人貨



物質的賤的多的少的你知我知各自心照差不多領了酒杯各自坐了單單刺得文若虛一個呆呆站在那裏主人道這位老客長不會會面想是新出海外的置貨不多了衆人大家說道這是我好朋友到海外要去的身邊有銀子却不會置貨今日沒奈何只屈他在末席坐了文若虛滿面羞慚坐了末位主人家坐在橫頭飲酒中閒這一個說道我有貓兒眼多少那一個說道我有祖母綠多少你誇我道文若虛一發嘿嘿無言自心裏也微微有些懊悔道我前日該聽他們勸置些貨來的是今枉有幾百銀子在囊中說不得一句說話又自嘆了口氣道我原是一些本錢沒有的今已大幸不可不知足自思自忖無心發興吃酒衆人却猜拳行令吃得狠藉主人是個積年看出文若虛不快活的意思來不好說破虛勸了他幾杯酒衆人都起身道酒勾了天晚了趁早上船去明日發貨罷別了主人去了主人撤了酒席收拾睡了明日起個清早先走到海岸船邊來拜這夥客人主人登舟一眼睇去那船裏狼狽坑坑這件東西早先看見了喫了一驚道這是那一位客人的寶貨昨日席上並不會見說起莫不是不要賣的衆人都笑指道此做友文兄的寶貨中有一人襯道文是滯貨主人看了文若虛一看滿面押得通紅帶了怒色埋怨衆人道我與諸公相處多年如何恁地作弄我教我得罪於新客把一個末坐屈了他是何道理一把扯住文若虛對衆客道且慢發貨容我上岸謝過罪衆人不知其故有幾個與文若虛相知的又有幾個喜事的覺得有些古怪共十餘人隨了上來重到店中看是如何只見主人扯了文若虛

把交場整一整不營衆人好歹將他頭一位坐下下道適開得罪且請坐一坐文若虛也心中鏡緯付道不信此物是寶貨這等造化不成主人走了進去須臾出來又拱衆位到先前吃酒去處又早擺下幾卓酒爲首一桌比先更齊整把讓向文若虛一揖就對衆人道此公正該坐第一席你每枉自一船的貨也還趕他不來先前失散衆人看見又好笑又好怪半信不信的一帶兒坐了酒過三杯主人就開口道敢問客長適開此寶可肯賣否文若虛是個乖人越口答應道只要有好價錢爲甚不賣那主人聽得肯賣不覺喜從天降笑逐顏開起身道果然肯賣但憑吩咐價錢不敢吝惜文若虛其實不知值多少討了怕不在行討多了怕喫笑付了一付面紅耳熱顛倒討不出價錢來張大便與文若虛虛個眼色將手放在椅子背後登著三個指頭再把第二個指空中一撇道索性討他這些文若虛搖頭登一指道這些我還討不出口在這裏却被主人看見道果是幾錢張大揚一分鬼道依文先生手勢敢像要一萬哩主人呵呵大笑道這是不賣與我而已此等寶物豈止此價錢衆人見說大家目瞪口呆都立起了身來扯文若虛去商議道造化造化想是值得多哩我們實實不知如何定價文先生不如開個大口應他還罷文若虛終是鬆口讓羞待說又止衆人道不要不老實主人又催道實說說何妨文若虛只得討了五萬兩主人還搖頭道罪過罪過沒有此話批葉張大私問他道老客長們海外往來不是一番了人都叫你是張謙貨豈有不知此物就裏的必是玩心賣他套落小四罷了張大道實不瞞你說這

個是我的好朋友同了海外頑人的故此不會置貨適開此物乃是避風海島偶然得來不  
是出價置辦的故此不識得價錢若果有這五萬與他勾他富貴一生他也心滿意足了主  
人道如此說要你做個大大保人當有重謝萬萬不可翻悔逐叫店小二拿出文房四寶來  
主人家將一張供單綿料紙折了一折拿筆遞與張大道有煩老客長做主寫個合同文書  
好成交易張大指着同來一人道此位客人褚中穎寫得好把紙筆讓與他褚客磨得墨濃  
展開紙提起筆來寫道 立合同議單張乘運等今有蘇州客人支實海外帶來一大龜殼  
個至波斯瑪寶哈店願出銀五萬兩買成議定立契之後一家交貨一家交銀各先翻悔有  
翻悔者罰契上加一立此合同為照

一標兩紙後邊寫了年月日下寫張乘運為頭一連把在坐客人十乘個寫去褚中穎因自  
已執筆寫於落後年月前邊空行中間將兩紙湊著寫了騎縫一行兩邊各半乃是合同議  
約四字下寫客人支實主人瑪寶哈各押了花押單上有名從後頭寫起寫到張乘運道我  
們押字幾重此這買賣錢纔得成主人笑道不敢輕不敢輕寫單主人進內先將銀一箱擡  
出來道我先交明白了用錢還有說話眾人攪將攪來主人開箱却是五千兩一包共總二  
包整整一百兩雙手交與張乘運道憑著客長收明分與眾位罷眾人初然吃酒寫合同大  
家去說到底心下還有些不信的意思如今見他拿出精晃晃白銀來做用錢方知是實交  
者虛却像夢裏說話都說不出來呆呆的看張大扯他一把道這用錢如何分散也要交

兄士張文若虛方說一句且完了正事慢處只見主人夫嚙嚙的對文若虛說道有一事要  
與客長商議價錢現在裏面閣兒上都是向來兌過的一毫不少只消請客長一兩位進去  
將一封逐一過目兌一兌為准其餘多不消兌得却又一說此銀數不少搬動也不是一時  
工夫況且文客官是個單身如何好將下船去又要泛海回還有許多不便處文若虛想了  
一想法見教得極是而今却待怎麼主人道依着愚見文客官目下回去未得小弟此開有  
一個綴疋舖有本三千兩在內其前後大小廳屋棧房共百餘間也是個大所在價值二千  
兩離此半里之地愚見就是本店貨物及房屋文契作了五千兩盡行交與文客官就留文  
客官在此住下了做此生意其銀也做幾遭挪了過去不知不覺日後文客官要回去這裏  
可以托心腹夥計看守便可輕身往來不然小店交出難文客官收貯却難也愚意如此  
說了一遍說得文若虛與張大跌足道果然是客網客紀句句有理文若虛道我家裏元無  
家小況且家業已盡了就帶了許多銀子回去沒處安頓依了此說我就在這裏立起個家  
緣來有何不可此番造化一絲一會都是上天作成的只索隨緣去便是貨物房產價錢未  
必有五千總是落得的便對主人說適開所言誠是萬全之算小弟無不從命主人便領文  
若虛進去閣上看又叫張褚二人一同來看看其餘列位不去了請略坐一坐他四人去了  
衆人不進去的個個伸頭縮頸爾三我四說道有此異事有此造化早知這樣懊悔島邊泊  
船時節也不云走走或者還有寶貝也不見得有的道這是天大的福氣撿將來的如何強

得正欣美聞文若虛已向張禧二客出來了衆人都問進去如何了張大道裏邊高閣是個上庫改銀兩的所在都是桶子盛著適閒進去了十個大桶每桶四千又五個小匣每個一千共是四萬五千已將交兄的封皮記號封好了只等交了貨就是交兄的了主人出來道房屋文書綴疋賬目俱已在此湊足五萬之數了且到船上取貨去一擁都到海船來文若虛於路對衆人說船上人多切勿明言小弟自有厚報衆人也只怕船上人知道要分了用錢去各各心照文若虛到了船上先向龜殼中把自己包裹被囊取出了手摸一摸殼口裏暗道僥倖倖主人便叫店內後生二人來擡此殼吩咐道好生擡進去不要放在外邊船上人見擡了此殼去便道這個帶貨也脫手了不知賣了多少文若虛只不做聲一手提了包裹往岸上就走這起初同上的幾個又趕到岸上將此殼從頭至尾細細看了一遍又向殼內張了一張撈了一撈面面相觀道好處在那裏主人仍扯了這十來個一同上去到店裏說道而今且同船客官看了房屋鋪面來衆人與主人一同走到一處正是鬧市中間一所好大房子門前正中是個鋪子傍有一街走進轉個灣便是兩扇大石板門內大天井上面一所大廳七上有一匾題目來琛堂堂旁有兩楹側屋屋內三面有櫺櫺內都是綾羅各色緞疋以後內房樓房甚多文若虛暗道得此爲住居王侯之家不過如此矣况又有銀鋪營生利息先盡便做了這裏客人罷了還思想家裏做甚就對主人道好却好只是小弟是個孤身畢竟還要尋幾房使喚的人纔住得主人道這也不難在小店身上文若虛

滿心歡喜同衆人走歸本店來主人討茶來喫了說道文客官今晚不消船裏去就在鋪中下了使喚的人鋪中現有逐漸再討便是衆客人多道交易事已成不必說了只是我們畢竟有些疑心此殼有何好處價值如此還要主人見教一個明白文若虛道正是正是主人笑道諸公枉在海上走了多年這些也不識得列位豈不聞說龍有九子子內有一種是龍龍其皮可以慢鼓聲聞百里所以物到巖鼓龍萬歲到底脫下此殼成龍此殼有二十四肋按天上二十四氣每肋中開節內有大珠一顆若是肋未完全時節成不得龍脫不得殼也有生捉得他來只好將皮慢鼓其肋中也未有東西直待二十四肋肋脫完全節節珠滿然後脫了此殼變龍而去故此是天然脫下氣候俱到肋節俱完的與生擒活捉壽數未滿的不同所以有如此之大這個東西我們肚中雖曉得知他幾時脫下又在何處地方守得他著殼不值錢其珠皆有夜光乃無價寶也今天幸遇巧得之先心耳衆人聽罷似信不信只見主人走將進去了一會笑嘻嘻的走出來袖中取出一西洋布的包裹說道請諸公看看解開來只見一團線囊著寸許大一顆夜明珠光彩奪目討個黑漆的盤放在暗處其珠滾一個不定閃閃燦燦約有尺餘亮處衆人看了驚得目瞪口呆伸了舌頭縮不進去主人回身轉來對衆逐個致謝道多蒙列位作成了只這一顆拿到我國中就值方纔的價錢了其餘多是尋惠衆人個個心驚却是說過的話又不好翻悔得主人見衆人有些變色收了珠子急急走到裏邊又叫擡出一個緞箱來除了文若虛每人送了緞子二端說道煩勞了

列位做兩件道袍穿也見小四中薄意袖中又摸出細珠十數串各送一串道輕鮮輕鮮  
俗歸途一茶罷子文若虛處零是粗些的珠子四串緞子八疋道是權作做幾件衣服文若  
虛同衆人歡喜作謝了主人就同衆人送了文若虛到緞舖中叫舖裏夥計後生們都來相  
見說道今番是此位主人了主人自別了去道再到小店中去去來只見須臾間數十個脚  
夫扛了好些擔來把先前文若虛封記的十桶五匣都發來了文若虛搬在一個深密謹慎  
的臥房裏頭去處出來對衆人道多承列位擊帶有此一套意外富貴感謝不盡走進去把  
自家裏面所賣洞庭紅的銀錢倒將出來每人送他十個止有張大與先前出銀助他的  
兩三個分外又是十個道聊表微意此時文若虛把這些銀錢看得不在眼裏了衆人心下  
快活稱謝不盡文若虛又拿出幾十個來對張大說道敢煩老兄將此分與船上同行的人  
每位一個聊當一茶小弟住在此間有了頭緒慢慢到本鄉來此時不得同行就此爲別了  
張大道還有一千兩用錢未曾分得却是如何須得文兄分開方沒得說文若虛道這到忘  
了就與衆人商議將一百兩分與船上衆人餘九百兩照現在人數零外添出兩股派了股  
數各得一股張大爲頭的褚中穎執筆的多分一股衆人千歡萬喜沒有說話內中有一人  
道只是便宜了這主人文先生還該起個風要他些不敷纔是文若虛道不要不知足看我  
一個倒運漢做著便折本的造化到來平空地有此一注財又可見人生分定不必強求我  
們若非這主人識貨也只當得廢物罷了還虧他指點曉得如何還好味心爭論衆人都道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